



類函 百二



二百十九

十四武功

二百二十

十五武功

二百二十一

十武功

加3
427
102



門 4 3
第
卷



新念圖書

此冊八月廿八日
係明治八年八月
月廿八日
諸君
悼山田一人
郎君
所購以贈

早稻田圖書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武功部十四

有禮 軍整 持重 禁暴 專命 軍行險道 祥應

軍矯命

戰死

示必死

軍車入賊

有禮一

禮 太公兵法曰將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張蓋名曰禮將將不身服禮無以知士卒之寒暑 吳子兵法曰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司馬兵法曰古者逐奔不過百步縱綏不過三舍是以明其禮也

明典故紀聞曰太祖謂左相國徐達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正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

起兵濠梁見當時之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即與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

有禮二

增左傳曰莊公八年春治兵於廟禮也註凡師行必告於太廟而奉桃

廟之主以行故曰治兵於廟得出師之禮

有禮三

原不拜長揖禮介冑之士不拜為其拜而菱拜也

威行弟達禮班朝治軍並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軍旅什伍同爵則尚齒而弟達乎軍旅矣

服民齊眾左傳晉殺舟之僑以能軍訓戎

增昭果毅習威儀左傳戎昭果毅以聽之謂禮易

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

示聞喪而還左傳晉侯教民三年欲用之子犯曰民

又曰陳成公卒楚人將伐

軍旅之容介冑之色陳閭喪而還禮也禮不伐喪

殺使非禮記殺人之中又

旅有禮傳晉侯勸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

無禮必敗左傳秦師過周北門王孫滿觀之言于王

軍容詔詔嚴教令戎容暨暨果毅戎政貴

脫註脫

軍容詔詔嚴教令

有禮

二

明 軍容尚肅 堂堂之陣 棣棣之容 **免胄趨**

風 執榼承飲 左傳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

造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鉞御持

有禮四

原戰所畜 左傳禮樂慈 戰之器 又申叔時曰禮信戰

所由 克

軍整一

增尉繚子曰兵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官府繇其武議在於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

軍整二

增後漢書鄧禹傳曰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駐節以勞來之父老

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又岑彭傳曰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

犯 三國志曰曹仁少時不修行檢及為將嚴整常置科于左右案以從事 唐書王雄誕傳曰雄誕能致下

死力每破城邑整眾山立無絲毫犯 又李光弼傳曰光弼治師訓整天下服其威名軍中指顧諸將不敢仰

武功部

尚書卷一百一十九

軍整

視 又高崇文傳曰劉闢反詔崇文統兵討闢始崇文
選兵五千常若寇至至是受命出師器良械完無一不
具過興元士有折逆旅七箸者即斬以狗入成都師屯
大達市井不移珍寶如山無秋毫之犯

軍整三

原 衆整 戎肅 左傳晉欒鍼對楚子重云好以衆整

無犯 不掠 漢書漢王入關秋毫無犯

增 好以暇 孫子曰將對曰好以治

掃門宇 滌盆盥 宋岳飛傳曰飛征羣盜過廬陵託宿

盜而去郡守供帳餞別於郊師行將絕渴未得通問
大將軍何在殿者云已雜偏裨去矣其嚴肅如此
原 更衣還女 送絹酬禾 吳志孫皓督夏口兵候獲美

渭濱安堵 齊救鄭陳成子帥師違穀七里穀人不知

舍不為暴 增 行陣齊整 袍仗精整 五代

唐書楊弘禮傳曰太宗征遼弘禮領步騎二十四軍跳

人盡力壯之謂許敬宗曰越公兒郎故有家風

伐桑棗 若負霜雪 唐書曹王臯大小十二戰師所

武功部 尉監頁

軍整

又李密

傳曰密持軍嚴雖盛夏號令士皆若負霜雪

軍整四

增不聞人馬聲

宋史曹瑋初守邊時山東知名士賈同

環列初不聞人馬聲同歸語人曰瑋殆名將也凍死

不拆屋餓死不鹵掠願納兵飛軍令嚴肅卒夜宿民開門

餓死不鹵掠耕夫荷鋤觀以通鑑紀韓世忠每出軍必戒

而觀

軍整五

增文韓愈文曰歷百城而饋餼皆辭居一夕而牆宇必

昔憇林適去墜果猶存徑田疾趨滯穗不犯民老幼婦

女不驚市賈不變田之果瓜下無一跡

持重一

增孫子兵法曰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治氣

者也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近待遠以逸

待勞以飽待饑此治力者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

之陣此治變者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

北勿從銳卒勿攻餌兵勿食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

勿追此用兵之法也 又曰塗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

城有所不攻

持重二

武功部

持重

持重

五

漢書趙充國傳曰充國常以遠斥堠為務行必為戰
備止必堅營陣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唐書
輔公柘反詔李孝恭討之公柘將馮惠亮等拒險邀戰
孝恭堅壁不出遣奇兵絕鑿道賊饑夜薄營孝恭臥不
動明日使羸兵扣賊壘挑之祖尚選精騎陣以待俄而
兵卻賊追北且踞遇祖尚軍薄戰遂大敗 又魏元忠
傳曰元忠馭軍持重雖無赫然功而亦未嘗敗 又來
瑱傳曰賊圍南陽急瑱能撫訓士舉動安重賊不得侵
又郭子儀傳曰賊寇邠州先驅至奉天諸將請擊之
子儀曰客深入利速戰彼下素德我吾緩之當自攜貳

因下令敢言戰者斬堅壁待之賊果遁 通鑑唐紀曰
初忠武軍精兵皆以黃冒首號黃頭軍李承勛以百人
定嶺南宋涯使麾下效其服裝亦定容州安南有惡民
屢為亂聞之驚曰黃頭軍度海來襲我矣相與夜圍交
趾城鼓譟願送都護北歸我須此城禦黃頭軍王式方
食或勸出避之式曰吾足一動則城潰矣徐食畢擐甲
率左右登城建大將旗坐而責之亂者反走明日悉捕
誅之 五代史曰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鋒
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取勝 通鑑宋紀曰夏人寇
麟州神堂砦知州訾虎躬督兵出戰敗之詔虎自今毋
武功部 持重

得輕易出入遇有寇邊止令裨將出兵捍逐恐失利損威以張勢

持重三

原縱馬射雉李廣望匈奴千騎上山陣廣騎皆恐唯

惡之晉書賈後射雉以安眾心周訪自定乃止漢字子

漢軍士激怒人倍其勇賊率五千入攻漢營軍中驚亂

宣王欲與戰帝欲令持重乃令骨

鯁臣衛尉辛毗仗節制之乃止

朱伺有武勇江夏太守楊珉問將軍擊賊何以每得勝

紀曰欲青風骨對惟當忍之我射里間俠少多從之既補

賞罰與士卒同饑寒勞苦雖敵猝犯之無一士

原不

輕敵不得過蘇秦曰任大功不輕敵梁王使韓

增不生事宜養威唐書王忠嗣傳曰忠嗣本負勇敢

曰平生為將撫眾而已吾不欲竭中國力以幸功名

五代史梁臣敬翔傳太祖已破趙匡凝取荆襄遂攻淮

南翔切諫以謂新勝太祖堅臥不起

之兵宜持重以養威

大擊吳楚吳楚饑數起頃之復定

至帳下亞夫堅臥不起

挑戰霸不出方享士作倡樂賊

射營中霸前酒樽安坐不

麾漢書張奐為匈奴中郎將烏桓

斬渠帥望胡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論

車冠白帽秋怒曰年少書生氣服如

之艾左右大勸艾乘馬艾乃下車

據胡牀指麾賊勸艾乘馬艾乃下車

坐門部分士後漢融傳曰融為素譚所攻自春至夏戰

武功

禁暴救亂曰義 又曰軍之所至無刊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 司馬法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牆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

禁暴二

增後漢書公孫述死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責漢及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地觀放麀啜羹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人之義

唐書高宗文傳曰崇文過興元兵有折逆旅匕箸即斬以徇 通鑑唐紀曰李晟每與懷光同出軍懷光軍士多掠人牛馬晟軍秋毫不犯懷光軍士惡其異已分所獲與之晟軍終不敢受 又曰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以固舅甥之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為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宋史曰宋太祖命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

度使曹彬等出荆南以伐江南將行召曹彬潘美戒之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通鑑宋紀曰史天倪說木華黎曰今中原已漸定而大兵所過猶縱鈔掠非王者弔民伐罪之意且王爲天下除暴豈可效他君所爲乎木華黎善之即下令禁剽掠遣所俘老幼軍中肅然元史曰元太祖二十二年丁亥六月金遣完顏合周奧屯阿虎來請和帝謂羣臣曰朕自去冬五星聚時已嘗許不殺掠遽忘下詔耶今可布告中外令彼行人亦知朕意又曰元世祖帥師伐宋張文謙與劉秉忠言王者之師有征無戰當一

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期與卿等守此言既入宋境分命諸將毋妄殺毋焚人室廬所獲生口悉縱之又曰元阿里海牙集鄂民宣上德惠禁將士毋侵掠其下恐懼無敢取民之菜者民大悅明典故紀聞曰太祖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名諸將徐達等將兵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妄殺汝等當體吾心戒戢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頓首受命及克鎮江城中晏然民不知兵又曰越國公胡大海嘗言吾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不殺人不虜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故其軍一

出遠近皆趨附之可為行兵者之法 說選載北征記
曰永樂親征阿魯台召諸將諭曰古謂武有七德禁暴
誅亂為首又謂止戈為武蓋謂止殺非行殺也朕為天
下主華夷之人皆朕赤子豈間彼此哉今之罪人惟阿
魯台餘脅從之眾悉非得已不可以同日語自今凡有
歸降者宜悉意撫綏無令失所非持兵器以嚮我師者
悉縱勿殺用稱朕體天愛人之意 又曰永樂北征旋
師次通津戍其地平廣多麋子軍士有馳騎犯之者上
適見之急下令止之謂諸將曰能種是者必安業於此
不為寇矣而不見人者必聞大軍至懼而逃今縱騎犯

之非仁其禁止士卒凡有種藝而無居人者皆勿犯

禁暴三

原齊眾 整軍 執禁以齊眾 武德 嚴令 左傳楚子

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 糾暴 戢暴 周禮上武

和眾豐財月令申嚴號令 打胷 唐書郭晞與邠州士

也安能保大 斷首 打胷放縱不法白孝德為

節度使不敢劾 置榜 攻張士誠達之積

釀器段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通鑑

唐紀曰王建入成都署其將張勳為馬步斬所使積

入城士卒有犯令者勳執百餘人皆捶其胷而殺之積

尸于市眾莫敢犯故 予牌 置榜

破之也與遇春約曰師入吾營而左公營而右將士人

予一牌曰掠民財者死毀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

師入而民不知有兵食寢互市如故竊相咎曰奈何久

抗王師 兵略纂聞曰明太祖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

武功部

禁暴

置榜諭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凡遇

井刊木記檀弓吳侵陳斬祀殺厲謂之殺厲之師注厲

者井堙病也祀神屋也曹公敗麥苟不戢兵何以

制敵師必有名兵先率義裂帛書令持符

告譯通鑑宋紀曰大理國主段氏微弱國政皆決於高

忠姚樞諫曰殺使遁去忽必烈怒將屠其城張文謙劉秉

活通鑑宋紀曰陳希亮知鳳翔府于闐使者入朝過

秦州經略使以客禮享之使者為留月餘壞傳舍什物

無數其徒入市掠飲食人戶晝閉希亮聞之謂其僚曰

吾嘗主契丹使得其情皆譯者教之乃使教練使持符

吾且斬若自是無一如或不能戢兵則

將焉用彼將整烏合之眾必在有威訓鷹揚之師

豈宜不戢

禁暴四

增將臣之良唐書李抱玉在鎮十餘年雖無破我來

梳汝兵來篋汝典故紀聞曰正德時四川賊作亂官兵

于流賊賊嘗謂居民曰我來梳汝兵來篋汝矣

禁暴五

勅漢光武勅馮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

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倚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

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擄掠卿

本能御吏士念自修勅無為郡縣所苦

武功部

禁暴

禁暴

三

專命一

孫武子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 又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專命二

後漢書郭伋傳曰潁川盜賊羣起徵拜伋潁川太守伋到郡招懷山賊陽夏趙宏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美其策不以咎之

專命三

師利專行 君命不受三國志魏鄢陵侯彰乘勝逐北至桑乾長史以士馬疲又

授節度不得過代違令輕敵彰曰帥師專行惟利所在縱敵非良將也又諸葛亮數挑戰司馬宣王亦表請戰使辛毗持節制之亮曰彼本無戰情請戰者示武爾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若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

據營陵章即發兵千人馳往擊之搽吏止章曰二千石行不出界兵不擅發章按劍曰逆窮無狀此何可忍若坐討賊而死吾無恨遂引兵斬獲三百餘級上狀帝嘉之

表組擅于江陵 大夫出境 司隸持節 公羊傳大夫刻石紀功也

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 魏志太祖表鍾繇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以事特使不拘科制

師在制命 守坐擅誅 威專命則不孝註謂太子帥師坐擅誅差左轉郤陵太守

唐書劉仁軌傳曰時蘇定方圍平壤不克高宗詔仁軌拔軍就新羅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武功部

專命

覆便國家者得專之扶餘豐猜貳表合內攜勢不支久
 宜監守伺變以圖之不可輕動眾從其議乃請益兵
 又曰時詔劉仁願率兵渡海使代舊屯與仁執俱還仁
 輒曰上巡狩方岳又經略高麗方農時而與兵悉被
 代新至者未習萬一生變誰與擇之仁願曰吾但知準
 詔耳仁願曰不然苟利國家知無不為臣之節也
 便屯願不俟朝命不待奏請通鑑宋紀曰理宗時
 留屯州捐家貲百萬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於房州敗之
 師歸州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於房州敗之
 兵萬人捐銀萬兩以募壯士迎蒙古兵戰於房州敗之
原魏絳戮揚干僕朱祐受秦豐降之僕公怒曰必
 殺魏絳絳曰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揚干無所逃罪至於用鉞臣之罪重請歸死于司寇公
 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言軍禮也後漢
 朱祐傳秦豐降檻車送洛陽吳漢劾祐廢詔受降違將
 帥之任帝不之罪

專命四

增非凡所見漢書陳湯既領外國與甘延壽謀曰郅支
 久畜之必為西域患雖所絕遠無金城強弩之守如
 發屯田吏士歐從烏孫眾兵直指其城下彼亡無所之
 守不足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延壽欲奏請之
 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

專命五

增唐陸贄言于德宗曰將貴專謀兵以奇勝軍機遙
 制則失變戎帥稟命則不威是以古之賢君選將而任
 分之以闢誓莫干也授之以鉞俾專斷也

軍矯命一

增唐書李晟傳曰朱泚反李懷光陰與泚通帝議幸咸
 陽督戰懷光大駭疑帝奪其軍圖反益急晟與李建徽

武功部

尚監頁函卷二百十九

專命軍矯命

百

陽惠元皆聯屯適有使者到晟軍晟乃令曰有詔徙屯
即結陣趨東渭橋後數日懷光并建徽惠元兵惠元死
之通鑑唐紀曰節度使李錡反常州刺史顏防用客
李雲計矯制稱招討副使斬李深傳檄蘇杭湖睦請同
進討湖州刺史辛祕潛募鄉閭子弟數百夜襲趙惟忠
營斬之

軍矯命二

原擅發 承制 漢書段會宗擅發戍已校尉兵有詔許

日欲人速觀為善之利昔鄧禹入關承制拜季艾為河
東守來歙承制拜高峻為通路將軍皆非先請臨時刻
印 **鄧艾拜官** **宋均置吏** 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

禪行驃騎將軍司馬文王使監軍衛瓘喻艾事當須報

艾曰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後漢書馬援討

五溪蠻宋均監軍援卒均因道遠士病乃矯制命呂种

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怖斬

大帥而後置吏而還取馬益軍入山諭盜書臧

自効矯制世祖嘉其功取馬益軍入山諭盜書臧

官擊公孫述眾多食少轉輸不至會帝遣謁者詣岑彭

有馬七百匹宮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漢書廣漢

羣盜起拜孫寶為益州刺史親入山谷諭告羣

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悔過歸田自効矯制宜承

破竹安可守株 師律尚貞 兵符示信 是謂臧

凶 豈宜刑放 苟利便宜 則非專制 宜准灋論

無從公贖 且不稟命 其何議功 陳湯誅郅支

奉世擊莎車 漢書陳湯矯制發兵斬郅支首及名王

十年通誅雪邊吏宿耻云云 耿育訟湯慮億義勇奮發報

君係萬里難制之虜云云 又馮奉世字子明持節送

武功部 同益頁 卷一百一十九 軍矯命

大宛客遂以節諭告諸國王發兵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蕭望之以奉使有指而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為後法不

宜封上善之 上將誠為擇利 監軍未可與權 士師雖許專征 君命誠難擅發 請雖切於利便 名自貽於矯誣 在師律而貴貞 豈綸言之可贖 以信事君節當慎守 用權制敵利在從宜 使者以苟利國家專之可也 所司以未有君命何其速歟

戰死一

增禮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

戰死二

增左傳曰箕之役先軫黜狼曠而立續簡伯狼曠怒其友曰盍死之曠曰吾未獲死所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

秦師死焉 又曰襄老死於邲不獲屍 又哀公十五年石乞孟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檀弓曰戰于郎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曰使之雖病也任之雖重也君子不能為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我則既言矣與其鄰童汪錡往皆死焉魯人欲勿殤童汪錡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 通鑑唐紀曰南詔陷交趾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

武功部

遂溺海死 唐書來濟傳曰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絀刑網蒙赦死今當以身塞責遂不介冑而馳賊沒焉 通鑑宋紀曰夏人陷金明守兵二千八百惟五人得脫城中糧五萬石草千萬束皆盡將官張輿戰死 又曰夏人因金兵內侵乘虛盡取河外武州八館之地因攻震武城兵馬監押朱昭召諸校曰城圯壞難支妻子不可爲賊污乃手刃之納尸井中復帥兵搏戰死之 又曰太原圍不解詔种師中與姚古進軍相爲犄角許翰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約姚古及張灝俱進古與灝皆失期不至師中兵饑甚敵

知之悉衆攻右軍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退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留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 八編類纂曰魏勝奉詔專一措置清河口金兵詐稱欲運糧往泗州由清河入淮勝帥諸兵拒於淮揚自卯至申勝負未決金徒單克寧帥生兵至勝與力戰矢盡依土阜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此得脫者歸報天子乃令步卒居前馳兵爲殿至淮陰東十八里中矢墜馬死楚州遂陷 通鑑元紀曰徐壽輝攻九江時東際淮甸西自荆湖

守臣往往棄城遁獨李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賊兵入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毋殺百姓賊刺之墮馬與兄冕之子秉昭俱死 明典故紀聞曰交趾左參政馮貴善用人嘗得土軍五百勁勇善戰撫育甚厚每率之討賊所嚮成功後五百人為中官馬驥所奪貴與賊戰不利遂死 又曰僉事毛吉屢擒巨盜陞副使追賊至密岫山眾寡不敵力戰而死方吉出軍時以官帑金四千兩為犒賞委余文司出納已用三之一矣文憫吉死而貧其家無以為歸計以所餘金密授其僕使持歸是夜僕之婦忽據中堂舉止如吉狀顧左右

請夏憲長來舉家驚惶胡僉事榮亟往視之瞪目視曰非也頃之夏至乃起揖而言曰某受國恩不幸死于賊固無餘恨但余文所遺官銀已付某家雖官府無所稽考然污我於地下矣願亟以還官言畢而仆於戲生能殺賊死無所憾真忠臣也生不受錢死不受污真廉士也 弇州史料曰張玉隨燕王進攻東昌與歷城侯之師遇而鏖燕王率數千騎繞出敵後敵聚而圍之數匝燕王死戰得解玉不知燕王所在突入其陣大戰手殺數十百人玉亦中創而沒 拊膝錄曰彭聚孫泰俱北平都指揮也從宋忠守懷來頗有斬獲功宋忠敗秦中

流矢血被甲尚慷慨裹血與聚力戰陷陣俱死之

戰死三

刻木葬 結蒲葬 鮑信戰死購求信喪不獲乃刻木

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通鑑唐紀曰將軍高重捷與此

將李日月戰於梁山之隅破之乘勝逐北身先士卒賊

伏兵擒之其麾下十餘人奮不顧死追奪之賊不能拒

乃斬其首棄其身而去麾下收之入城上親撫而哭之

盡哀結蒲為 與喪歸 為讐歸 漢書灌夫傳曰父孟

首而葬之 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歸願取吳將報父讐也

少牢長 被血以戰 飲血轉戰 通鑑宋紀曰敵犯祠以

吏視葬 涓持兵入援至下城與虜戰創甚猶被血以戰死之

又曰范天順牛富守樊城四年及城破天順仰天歎曰

生為宋臣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而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

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而水轉戰而進遇民居燒

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赴火死裨將王福 無

一生者 無一降者 通鑑宋紀曰楊業與契丹戰敗

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 可走還報天子眾感激皆戰

死無一還者 宋史曰尹玉從文天祥勤王軍敗惟

玉殘軍五百殊死戰 士力屈被執死餘 義貫幽魂

兵猶夜戰殺入馬蔽田間無一降者 義貫幽魂

德光往業 帖見孔

戰死四

增 寇 死 衛 國家 並見 帖 創 被 體 而 死 不 仆 通 鑑 宋

李恒追天祥至方石嶺及之諸將鞏信以短兵接戰恒

駭其以寡敵眾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

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 怒氣勃勃如生 宋史曰

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 武功部 戰死

青缺乃矢自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創六箭
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之
唐書曰吐蕃以累
世戰沒為甲門

戰死五

增詩唐邵謁戰城南詩曰武皇重征伐戰士輕生死朝
爭刃上功暮作泉下鬼悲風弔枯骨明月照荒壘千載
留長聲嗚咽城南水 杜甫苦戰詩曰苦戰身死馬將
軍自云伏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
魂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
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杜牧聞慶州趙縱使君與党項
戰中箭身死詩曰將軍獨乘鐵驄馬榆溪戰中金僕姑

死綏却是古來有騎將自驚今日無

示必死一

增說苑指武曰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也十人必死百
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弗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
不能待也萬人必死橫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
也 又曰必死不如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
死義死不如視死如歸 尉繚子曰將受命之日忘其
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袍而鼓忘其身又曰指敵忘身
必死則生

示必死二

武功部

示必死

增唐書張說傳曰王峻誅河曲降虜阿布思也九姓同羅拔野固等皆疑懼說持節從輕騎二十直詣其部宿帳下召見酋豪慰安之副使李憲以虜難信不宜涉不測說報曰吾肉非黃羊不畏其食血非野馬不畏其刺士當見危致命亦吾效死秋也由是九姓遂安又李嗣業傳曰廣平王收長安嗣業統前軍陣于香積寺北賊曹李歸仁擁精騎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蹙王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不蹈萬死取一生則軍無類矣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

進所向無前歸仁匿兵營左規軍勢王分回紇銳兵擊其伏嗣業出賊背合攻之自日中至昃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長安南唐何敬洙傳曰周人侵淮南元宗命敬洙清野入保敬洙格詔出城除地為戰場曰敵至吾與兵民俱死於此丈夫豈能惴惴閉門自守耶

示必死三

原焚舟

背水

左傳孟明漢書韓信為背水陣破趙軍復渡也

塞井

湛船

項羽引兵渡河已渡皆湛船

蹈白刃

中庸桓桓可蹈也

聯鐵鎖

布鐵藜

武功部

示必死

八編類纂曰宋兩淮鎮將張世傑孫虎臣以舟師萬艘
 勝捷軍張師正敗撫使李燭大校李復鼓衆
 以歸部追擊至臨濬河合數萬人山東復擾彌大檢世忠將
 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命後隊布鐵蒺藜自
 敢返顧皆死戰則臨難無免視死如歸苟免難無
 大破之斬復戰原臨難無免視死如歸苟免難無
 陵答蘇武書二軍其可敵乎誰能禦之躬探甲
 之七視死如歸曹內刀於鞞積薪於門唐書李光
 弼將戰內刀於鞞戰前曹內刀於鞞積薪於門唐書李光
 有將戰內刀於鞞戰前曹內刀於鞞積薪於門唐書李光
 劉錡在順昌繫舟之示無去意署市中積薪書
 於門戒守者曰朕有不和即焚之劉景韶以按察副使
 名相服書名手足倉州史判曰劉景韶以按察副使
 公單騎赴之救吏士開門以待賊不敢逼援兵亦稍利
 至公呼諸將敵而盟書其名相服曰是戰也不利我

必死之諸將人人奮兵略纂聞曰任參政環初同知
 蘇州值倭寇東南承平久吏民不知兵革賊至輒奔潰
 公獨練訓所統民兵與力戰而躬介胃策馬先之遺體
 其姓名於腹背手足曰死戰吾責也雖然先人之遺體
 不可棄也茲用志庶原整無敵之旅勸必死之
 得收葬焉聞者咸感泣原整無敵之旅勸必死之
 夫歌虞殞具含玉破釜甑燒廬舍吳伐齊齊公孫
 賓陳子行命其從具含玉皆示必死漢書項羽渡河
 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示必死無還心于是大
 軍破秦統率先之卒誓以忘身握尚右之兵示其必
 死

示必死四

據胡牀坐壘口通鑑宋紀曰劉子羽以潭毒山形斗
 金人已至距營十數里子羽據胡牀坐壘口諸將泣告
 武功部待制坐處子羽曰子羽今日死于此敵尋亦引

示必死

去

單車入賊一

後周書于謹傳曰行臺廣陽王元深北伐引謹為長流參軍謹請馳往喻賊謹兼解諸國語乃單騎入賊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領三萬餘戶並款附 隋書曰劉權為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羣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相遇不與戰先乘單軻詣賊營說以利害羣賊感悅一時降附帝聞而嘉之 又曰仁壽初山獠作亂出衛元為資州刺史以鎮撫之元既到官時獠攻圍大牢鎮元單騎造其營謂

羣獠曰我是刺史銜天子詔安養汝等勿驚懼也諸賊莫敢動於是說以利害渠帥感悅解兵而去前後歸附者十餘萬口高祖大悅賜縑二千疋除遂州總管仍令南劔安撫 唐書契苾何力傳曰時鐵勒九姓叛詔何力為安撫大使何力以輕騎馳入其部諭曰朝家知爾誑誤遂及翻動使我賞爾過得自新罪在凶渠取之則已九姓大喜共擒偽葉護及特勒等二百人以歸 宋史宗澤傳曰澤知開封府有王善者河東巨寇也擁衆七十萬車萬乘欲據京城澤單騎馳至善營泣謂之曰朝廷當危難之時使有如公一二輩豈復有敵患乎今

開曉禍福遂安即降 又李太亮傳曰太亮為土門令
 賊大至太亮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眾感服
 遂相率降 單騎入陣 單騎衝陣 大將軍北征略定山東
 諸郡遂破汴梁進攻河南元兵五萬屯洛北迎戰遇春
 布陳既定單騎執弓矢入陣敵以二十騎攢禦共刺遇
 春發一矢殪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部悉平又曰東丘
 其二十騎敵遂大潰河南下諸部悉平又曰東丘
 侯花雲從上於臨濠上使將兵略地悉平又曰東丘
 騎前行遇賊數千人于道拔劍躍馬衝其陣而過賊驚
 曰此黑將軍 原蕭王推赤心 杜畿出不意 後漢書
 不可與爭鋒 魏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
 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 趙意示威信
 為太守請軍車往固謀逆荀彧舉杜畿 趙意示威信
 陳眾以義諭 簡陽侯趙意不肯受兵軍車之部吏欲不納
 意示威信乃悉降于意 廬江七賢傳陳眾辟州從事
 有劇賊淳于臨等數千人攻縣眾請以恩信曉諭降之

乘單車往賊所以義告
 諭臨素服名德即降眾

單車入賊三

增 身至壁撫諭 唐書裴懷古傳曰始安賊歐陽倩眾數
 討擊使未踰嶺逆以書諭禍福賊迎降自陳為吏侵而
 反懷古知其誠以不為示不疑可破其謀乃輕騎赴或曰
 猿身難親備之且不信况易之哉答曰忠信可通神
 明之裔人耶身至壁撫諭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
 免胄見酋 唐書郭子儀傳曰僕固懷恩盡說吐蕃回紇
 屯陽軍總萬人比到圍已合子儀將出左右諫子儀
 曰敵眾數十倍今力不敵吾將示以誠左右請以五
 百騎從又不聽即傳呼曰令公來敵皆持滿待子儀以
 忠諭而不至是耶回紇捨兵下馬拜曰果吾父
 也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綵結轡誓好如初

軍行險道一

武功部 單車入賊 軍行險道

增唐書李光弼傳曰僕固懷恩媚光弼功陰佐朝恩陳掃除計使者來督戰光弼使傅山陣懷恩曰我用騎今迫險非便地請陣諸原光弼曰有險可以勝可以敗陣于原敗斯殲矣且賊致死于我不如阻險懷恩不從賊拒高原以長戟七百壯士執刀隨之委物偽遁懷恩軍爭剽獲伏兵發官軍大潰 兵略纂聞曰嘉靖十六年阿向據凱口圍爲亂宣慰使安萬銓提兵萬餘相持三月仰視絕壁無可爲計獨東北隅有巨樹斜科偃蹇半壁間然去地二十丈許萬銓令軍中能爲猿猱上絕壁者與千金有兩壯士出應命乃鍛鐵鈎傳手足爲指爪

人腰四徽一劔約至木憇足即垂徽下引人人帶銃砲附緣長徽而起候雨霽夜昏黑不辨咫尺時爬緣而上微聞刺刺聲俄若崩石則一人墜地骸骨泥爛矣俄而長徽下垂始知一人已據樹乃遣兵四人緣徽蹲樹間壯士應命者復繇木間爬緣而上至圍頂適爲賊巡徼者鳴鑼而至壯士伏草間俟其近揮劔斬之鳴鑼代爲巡徼者賊恬然不覺也垂徽下引樹間人樹間人復引下人累累而起至圍者可二三十便舉火發銃砲大呼曰天兵上圍矣賊衆驚起昏黑中自相格殺死者數千人奪徑奔下失足墜崖死者又千人

軍行險道二

原水險 道惡 後漢馬援討五溪蠻有兩道可入從壺

不進壺頭搯其咽喉充賊自破遂進壺頭賊乘高守

解導軍 薄人 漢張騫以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從

渴期薄 左傳不待 越太行 進壺頭 穀梁齊桓越千里

馬懸車 越太行 布土治道 鑿山通道 後漢王霸治

布土築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里 魏志鄧艾自陰平

道 五將失道 後漢李廣引兵與大將軍出東道亡失道

將失道 陵獨遇戰 五 山澤之險 阻隘之軍 下險

古之為軍 魚貫而前 蟻附而上 唐書李嗣業傳

不以阻隘 魚貫而前 漢李廣引兵與大將軍出東道亡失道

國高仙芝率兵深入為大食所敗 嗣業守白石路既

步騎魚貫而前 會拔汗那還兵 餉塞道不可騁 嗣

業懼及手挺麤擊人馬斃仆者數十 百敵駭走 宋

史趙適傳曰晏州酋卜漏反 據輪縛大囤 巡檢神友直

遣士丁補狩數千頭 束麻作炬 灌以膏蠟 縛於猿背暮

夜復遣士丁負繩梯登崖顛乃縋梯引下 人人銜枚挈

火攻 附而上 詳見 北征錄曰十七日發雞鳴山

軍行險道三 車行馬驟毛髮栗然 甚峭上 有斥候行里餘路甚窄

下可容兩馬 乃元時花園有舊柳數株 尚存更行二十餘

里過均兒山路險如雞鳴山石巉然 下壓下臨河永路

行馬驟然 武 附隘頂 卷二百十九 軍行險道

武 附隘頂 卷二百十九 軍行險道

武 附隘頂 卷二百十九 軍行險道

祥應一

增桓譚新論曰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孟津之上至此武王已畢三年之喪欲卒父業升舟而魚入則地應也燎祭降鳥天應也二年間紂殺比干囚箕子太師少師抱樂器奔周甲子日月若連璧五星若連珠味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伐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 山海經曰熊山有穴焉熊之穴恒出神人夏啟而冬閉冬啟乃必有兵

祥應二

增後漢書耿恭傳曰恭于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

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乃整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乃令吏士揚水以示敵敵以為神明遂引去 王隱晉書曰咸康元年督護王隨領三千人討寧州賊三角皆裂軍人惡之隨曰裂者破也當破而不得土地也到西平郡界兩道討賊賊守馬羨奔走民皆歸降 晉書載記曰呂光討西域進及流沙三百餘里無水將士失色光曰吾聞李廣利精誠元感飛泉湧出吾等豈獨無感致乎皇天必將有濟諸君不足憂也俄而大雨平地三尺 後周書曰太祖志在討侯莫陳悅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

武功部

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雖復據有此眾然無所成當有一字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恒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 唐書曰肅宗至平原郡路傍忽遇一伏兔命左右索弓箭因謂左右曰吾若破賊射則中之不然則否一發而斃左右咸稱萬歲

祥應三

增 水泮

水合

晉書載石勒拒劉曜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濟自大場先是流斯風猛軍

不水泮清和濟畢流斯大至勒以為神靈之助也命曰靈昌津 唐書王方翼傳曰初方翼次葛水暴漲沈祭以壽師涉而濟又七月次葉河 烏噪 兔舞 唐書李無舟而水一夕合時以為祥

曰敬業反武后遣大將李孝逸兵三十萬往擊之屯高郵孝逸後軍蘇孝祥率奇兵夜度擊敬業孝祥死孝逸退守石梁有烏羣噪敬業營上馬軍魏真宰曰賊其敗乎風順帆乾火攻之利也固請戰遂度溪擊之敬業置陳久之疲皆顧望不正列孝逸乘風縱火逼其軍軍稍却敬業乃敗 唐書吐蕃列傳曰蕭昊為河西節度留後明年吐蕃攻白草安人軍詔臨洮朔方分援吐蕃絕臨洮道白水軍使高東于拒守吐蕃引去昊遣將追尾有雲出軍上白雲似蓋花如龍祖故紀聞曰明太兔舞大破吐蕃 雲似蓋 花如龍 祖故紀聞曰明太城下乃知為駐蹕之地又曰成祖靖難師至紫荊所服素紅絨袍忽見白花如雪色疑為龍紋鱗 原牙中鬣皆具美如刺繡諸將見者駭異以為嘉兆

梟鳴

梁上鷹集

晉書謝艾討麻秋梟鳴牙中艾曰梟王敦反虞潭于木縣得宗人太姓數萬赴國難有野鷹集屋梁眾大懼潭曰起大義而剛鷲之鳥來集破賊必矣

祛衣示水

麾扇反風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未至卑耳之谿十里見人長

武功部

祥應類函卷二百十九

祥應

三

尺而人物具焉右祛衣馬前疾走管仲曰祛衣示前有
水也右示涉也至卑耳谿從右涉大濟詳征伐北齊
書曰陸法和征侯景將任約至赤沙湖逆風不
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即反于是大潰約軍
舟中紫雲牙上宋書云孝武率眾入討牙立之後天

色開霽有紫雲牙上刺山泉涌祝井泉溢漢書曰貳師
被圍水絕廣利按刀刺山飛泉涌出北齊書曰平鑿
為懷州刺史請於州西故城築城以防過西寇尋而

西魏來攻是時新築之城乏水眾大懼南門內有一
井墮汲即竭鑿乃具衣冠備井而祝至旦井泉湧溢
羣魚躍水雙龍挾艦南史王僧辨傳曰僧辨討侯景

懼僧辨再拜告天風遂止有羣魚躍水飛空引導
賊望見官軍上有五色雲雙龍挾艦行甚迅疾

祥應四

增止雪反風唐書王峻傳曰開元中降蕃叛勅峻帥并
州兵濟河以討峻間行卷甲捨幕趨山谷

夜遇雪恐失期誓于神明曰峻事君不以忠不討有罪
天所殛者當自蒙罰士眾無罪心誠忠而天鑒之則止
雪反風以獎成功俄而和霽時叛者分為二道此雲

無知乃為賊瑞王是日三叛軍上有雲氣頗異馬燧望
笑曰此雲無知黑氣狀如鬪雞五代史曰劉鄩攻同
乃為賊瑞耶黑氣狀如鬪雞州符存審與李嗣昭

存審曰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鬪雞
自空而墜自空而墜上曰此祥徵殆天助也酌白正圓

拜將士莫不喜躍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十九

祥應

三

便發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俗恒祈禱自
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為神皆從行故也 太平御
覽曰梁臨汝侯蕭猷嘗為吳郡太守與楚廟神交飲至
一石而神亦有酒色祈禱必從後遷益州刺史江陽人
齊苟兒反率眾攻城猷乃遙禱請救戰之日有田老逢
一騎絡鐵從東來問去城幾里曰四十時已晡騎舉稍
曰後人來可令之疾馳及城破賊徒有數百騎如風
一騎請飲田老問誰曰吳郡楚王來救臨汝侯此時廟
中祈禱無復有驗十餘日後乃見侍衛士偶泥濕如汗
唐書曰江西都團練使李廉奏建中四年鄂州刺史

逆賊李希烈之將董侍召率眾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
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
連黃沔三州請付史官以答神意從之 又裴行儉傳
曰行儉為安撫大食使徑莫賀延磧風礫晝冥導者迷
將士饑乏行儉止營致祭令曰水泉非遠眾少安俄而
雲徹風恬行數百步水草豐美後來者莫識其處眾皆
驚以方漢貳師將軍 又王峻傳曰王禕討奚於幽州
告捷且言戰時士咸見峻與部將高昭麾兵赴敵天子
嗟異陽伯成上疏請封峻墓表異之乃遣使祭峻

神助二

武功部

神助二

神助

原蜚鳥下 河水合先史記燕園即墨田單令城中必祭

宣言神東助今日當有神人為我師無卒入臣可為

師乎單向師事之卒曰臣敢從君誠無能單曰勿言出

入必稱神後漢王霸字元伯從世祖南馳聞王郎兵

在後從者皆恐至滹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漸無船可

濟眾大懼使霸視之霸欲安眾令曰前遂詭曰水堅可

渡遂前比至河水果合遂獲安眾令曰前遂詭曰水堅可

也祐祠子產祈鍾山劉聰討李矩知祠子產揚言之矩

兵助掩賊營大獲鎗馬晉符堅載記曰堅入寇望見

王師部陣齊整又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

於鍾山神奉以相國之號及擊所見若有力焉秦伯

祈疑之禱氏五斗米道凝之尤甚為會稽內史孫恩

攻郡疑之設備入淨室請禱詔諸將夢周何廟

佐曰大道許鬼兵相助遂為恩所害天子討賊並乘朱航

奉太乙旗周何二廟神兵曰吾助天子討賊並乘朱航

靈漢書武帝伐南越禱告太乙命曰增蔣帝神報救

霍山神遺語旬不降帝怒命載欲焚蔣帝廟求雨十

忽有雲如織倏忽驟雨如瀉臺中宮殿皆自振動帝懼

未嘗躬自到廟於是乃法駕將朝臣修謁深自踐作以

圍鍾離將帝報救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長遂挫敵

人亦神之力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盡有泥濕當時並

目觀焉唐書曰高祖初起師次霍邑隋武牙郎將宋

老生陳兵拒險義師不得進屯軍於賈胡堡會林雨積

句餽運不給忽有白衣人詣軍門見曰霍山神遣語大

助爾帝若向霍山邑當東南傍山取路八月雨止我當

笑曰此神不欺八月已卯雨果霽高祖大喜道高祖

起軍北東引師從傍山道趨霍山去城十餘里有陣雲

寂曰雲色如此必當有慶

神助三

武功部

謝監頌函卷二百二十一

神助

三

明曰母大郎死柳宗元龍城錄曰唐神堯拜河東節度使九月露初登於小橋下有二人夜過韓津口時明月方出白亦不少矣神堯命岳神管押語言明曰母大郎死我輩勤亦不少矣神堯命岳神管押
七人再拜起泣言某二人漢兵也奉東嶽命岳神管押亦自感傷兼欲先知于將軍耳神堯訝其言深切詢其姓自俱笑言將軍貴人某僕卒之賤分不當逾言訖倉惶辭去云大隊至矣倏忽不見頃疾風如過矢風煙蔽天而過神堯默喜明日破賊發七十三矢皆中而復得其矢信乎聖主所向至止雪反風註見祥旗不露靈亦先為佐佑者焉
韜不濡又高傑傳曰西北二十餘國皆屬吐蕃天為三約會連雲堡堡有兵千餘城南因山為柵兵九千守之城下據婆勒川會川不度傑芝殺牲祭川命士人齋三日補集水潭士不方渠青蛇曰晨為邪寧甚信既涉旗不濡不濡方渠青蛇曰晨為邪寧節度使師次方渠水之遂為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而流朝晨築防環之遂為青蛇降險下走視其跡水從

有詔置祠命泉曰應聖妄言有神呼野中又康承訓傳曰初龐勳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聞廟廷甲馬號令吳越備史曰壬午命統軍使張筠趙承泰等率水陸兵三萬人以救無諸是行也宿衣錦軍武肅王廟廷有聞甲馬號令之聲凡數夕而止及接戰于閩淮若有扶人視我師周遍郊野皆丈餘蓋陰兵之助也
其首者三不野史太祖本紀曰遼都統蕭亂里副都統撻擊之未至鳴子河既夜太祖方就枕若有扶其首者三寤而起曰神明警我也即鳴鼓舉燧而行
軍勝一
春秋提要曰召陵以義勝城濮以威勝鄆陵以幸勝蕭魚以善勝孫子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况

武功部
軍勝

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 又曰昔之善戰者先
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已可勝在敵故善
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 又曰善戰者
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是故勝兵先勝而後
求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
為勝敗之政 又曰勝可為也敵雖衆可使無鬪故策
之而知得失之計作之而知動靜之理形之而知死生
之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故形兵之極至於無形
無形則深間不能窺智者不能謀因形而措勝於衆衆
不能知人皆知吾所以勝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勝之

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 又曰知勝有五知
可以與戰不可以與戰者勝識衆寡之用者勝上下同
欲者勝以虞待不虞者勝將能而君不御者勝此五者
知勝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
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敗 又曰勝兵若以
鎰稱銖勝者之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者形也 吳
子治兵篇曰兵以治為勝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
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所謂治者居則有
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
雖絕成陣雖敗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

兵 尉繚子兵談曰兵之所及羊腸亦勝鋸齒亦勝緣
山亦勝入谷亦勝方亦勝圓亦勝重者如山如林如江
如河輕者如炮如燔如垣壓之如雲覆之令人聚不得
以散散不得以聚左不得以右右不得以左 又戰威
篇曰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
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
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
將乘闖發機潰眾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
所以三勝者畢矣 司馬兵法曰凡戰以力久以氣勝
以固久以危勝本心固新氣勝以甲固以兵勝凡車以

密固徒以坐固甲以重固兵以輕勝 管子曰用兵者
攻堅則勅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故
堅其堅者瑕其瑕者屠牛垣朝九牛而刀可以莫猶削也
鐵則刃游間也 漢書高祖曰連百萬之眾戰必勝攻
必取吾不如韓信 淮南子主術訓曰文王知而好問
故勝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眾人之智則無不勝也
用眾人之力則無不勝也 又兵略訓曰擊之如雷霆
斬之若草木燿之若火電

軍勝二

後漢書吳漢傳曰漢與公孫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

武功部

附錄

軍勝

八戰八克遂軍於其郭中 唐書王君廓傳曰君廓從
戰東都有功詔勞之曰爾以十三人破賊萬自古以少
制衆無有也 又執失思力傳曰薛延陀兵十萬寇河
南思力示羸不與角賊深入至夏州乃整陣擊敗之追
躡六百里耀兵磧北而歸 又李嗣業傳曰廣平王收
長安嗣業統前軍陣於香積寺北賊酋李歸仁擁精騎
薄戰王師注矢逐之走未及營賊大出掩追騎還蹂王
師於是亂不能陣嗣業即袒持長刀大呼出陣前殺數
十人陣復整步卒二千以陌刀長柯斧堵進所向無前
自日中至是斬首六萬級填澗壑死幾半賊東走遂平

長安 又李晟傳曰晟收復京師露布至梁帝感泣羣
臣上壽且言晟蕩夷凶慙而市不易屨宗廟不震長安
之人不識旗鼓雖三代用師不能加之 又王似傳曰
晟在師似無不從攻朱泚於光泰門賊方銳似與李演
慶戰喋血賊數北諸軍乘之遂大振 五代史曰末帝
召王彥章為招討使問破敵之期對曰三日左右皆失
笑彥章受命而出馳兩日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
舟於楊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韞炭乘
流而下彥章會飲酒半佯起更衣引精兵數千沿河以
趨德勝舟兵舉鎖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彥章引

兵急擊南城遂破蓋三日矣 又曰梁軍已登無石山
莊宗遣李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
日之戰得山者勝晉軍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
晉軍從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德勝 通鑑宋紀曰
王韶用兵有機略臨出師召諸將授以指不復更問每
戰必捷 又曰趙元昊寇三川峇都巡檢楊保吉死之
連陷乾溝乾福趙福三堡韓琦使環慶副總管任福等
領兵七千聲言巡邊部分諸將夜趨七十里至白豹城
平明克之破四十一族焚其積聚而還 又元紀曰徐
壽輝兵攻九江右丞李羅帖木兒方駐兵於江聞風宵

遁總管李黼檄鄉落聚木石於險處遏其歸路黃梅主
簿也孫帖木兒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殺獲
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
數千冒鐵錐於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
譟而至遇木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 弁
州史料曰李伯昇悉兵號二十萬來圍新城李文忠救
之令去城十里而軍新城之將來告謂賊勢盛不敵盍
小避其鋒俟大軍至而後合擊之文忠曰俟大軍至城
爲彼有矣將在謀不在衆寡遂誓師而鼓之曰彼衆而
鷺我寡而整何彼之虞且聞彼之輜重山積矣是天以

富若曹也勉之衆咸奮戰既合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馬馳下直出賊陣斷其中堅賊列騎迎戰文忠手格殺數人縱橫搏擊所向草靡賊駭而亂相蹂躪大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而出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賊遂大潰 兵略寨聞曰也先攻居庸羅通與少監潘成指揮趙玟謀曰賊所恃者鐵騎須以計襲敗其鐵騎而後賊可破也衆皆曰善敵人臥用兩馬相比二人共宿一草囊橫置馬上鐵騎外繞每鐵騎隨一犬有警以犬吠為號通多用鹺蘘實熟羊肉置藥漏下二鼓使夜不收持鹺蘘雜投敵騎中犬啗羊肉甘飽以石試投之不

吠隨以油索連套鐵騎馬足夜過半開城門出軍燒賊營鼓譟舉火炮四面擊之賊驚鐵騎聯絡咆哮跳躍而縛益急營內賊騎盡驚又為鐵騎所制不能馳人馬自相蹂踐死者數千遂大潰三戰三捷 又曰曾銑嘗令人製疎孔竹篾數千久積不知其所用一日報賊至銑度其暮當至某河悉令沉之因伏兵其旁賊至渡河馬足多陷孔中彼此牽制伏兵乘之因以大勝 說選平夏錄曰傅友德拔文州五月己未友德兵至漢江不得渡乃令軍中造船百餘艘己卯船成將進兵欲以軍事達湯和而山川懸隔適江水漲乃以木牌數千書克階

文綿州月日投漢江順流下

敬懼

左傳曰宣公十

二年楚子圍鄭晉救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傲之 又曰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

齊師敗績季孫命修守備曰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 通鑑梁紀曰弘農王楊渥遣劉存等將水軍三萬以

擊楚楚王馬殷甚懼靜江軍使楊定真賀曰我軍勝矣 殷問其故定真曰夫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直趨

吾城是驕而輕敵也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 典故紀聞曰大將軍徐達等北征屢捷太祖遣人諭

之曰聞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慶子獨謂勝而能

戒者可以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危夫屢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能慮於敗乃可以無敗能慎於成乃可以有成必須關防謹密常若臨敵勿坐懈怠為人所乘慎之慎之

軍勝三

天幸

人喜晉師往歲克敵今又勝鄆天幸

慮敵

保勝

後漢書世祖使臧宮謂之云常勝之不可保

築京觀

狃蒲騷

狃于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

一戰而

霸

七戰皆獲有文之教也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

昔陳今鄭

左律右鉞楚昔歲入陳今茲入鄭若師

武功部

昔益貞為美三十一

軍勝

樂于

元凱平吳

鄧艾伐蜀

杜預封

戰勝之後

常勝之家

陸遜與關羽書戰勝之

後常若

取威定霸

成霸安疆

曾銘書大常

獻捷太廟

周禮夏官司

凡有功者

銘書于王之常祭于大

廟勞有司先獻捷于

唐

太廟又告

五岳壓枯

千鈞壓卵

子鼓洪爐以燎毛

齊公

又曰

雲撤席卷

霆掃風除

唐子

猶震霆摧枯朽

又曰

雲撤席卷

左思

魏都賦曰剋剪方命吞滅咆哮

雲撤席卷

換席卷度

始內

阻不三年縛頡利獻北

太原一勝

渭南三捷

談叢

曰熙寧中賜契丹金繒召二府觀焉衆謂天子修

通鑑唐紀曰李克用與忠

下視和與戰孰便上善之

丹戰大小八十一陣唯張齊賢太原之戰纒一勝耳陸

武將麗從河中將白志遷等引兵先進與黃巢戰于渭南一日三戰皆捷義成義武等諸軍繼之賊衆大奔

塞旗陷軍

揚兵擣壘

唐書李光顏傳光顏從崇文

神不得息郭子儀傳曰子儀討史思明書揚兵夜擣壘賊

人馬萬計思老乃與光弼等擊賊嘉山斬首四萬級獲

謂州入洪源谷嶺以兵數千臨高望之見賊旗鎧鮮明

示武且其下皆貴臣首蒙子弟騎雖精不習戰吾為諸

軍取之乃被甲先登六戰皆克斬二將獲首二千五百

築京觀而還吐蕃來請和既安使者屢覘休璟后問焉

對曰洪源之戰是將軍多殺臣士卒其勇無比今願識

吐渾其源沙陀劉河傳曰突厥劫營田河發

道漂血丹渠唐書郭子儀傳曰安慶緒聞王師至遣

徑自餘里解至新店賊已陣出輕騎子儀通儒旗幟鉦鼓

其營賊張兩翼包之官軍却嗣業率回紇從後擊塵且

武功

軍勝

全飛矢射賊賊驚曰回紇至矣遂大敗偃尸相屬于道
 又馬麟傳曰吐蕃寇邊詔麟移軍援河西懷恩之叛
 麟引還間關轉鬪至鳳翔窮圍已合節度使孫志直嬰
 城守麟令士持滿外向突入縣門不解甲出戰背城陣
 數千級輕騎追之斬威動京師威震遼海唐書鄭
 中和元年賊將王璠率眾三萬來攻使唐弘夫設伏
 以待璠內輕賊將王璠率眾三萬來攻使唐弘夫設伏
 賊疏陣而多張旗幟乘高伐鼓賊不測眾寡陣未整伏
 發眾皆驚日暮軍四合塵戰龍尾城殺賊二萬級積尸
 數十甲多獲日暮軍四合塵戰龍尾城殺賊二萬級積尸
 薛仁貴傳曰仁貴進攻餘城身率士遇賊輒破殺萬
 餘人拔其城因勞海略地與李勣軍合扶
 餘既降他四城相率送款威震遼海
 摧株搏兔柳宗元皇武篇曰威震遼海
 若摧枯勢如破竹陸贄論李晟兵曰總付順之師乘
 晉書杜預傳曰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
 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
 八遇八克

三遇二克唐書婁師德傳曰師德與虜戰白水澗八遇
 奚怒皆戰桑乾河三遇三
 契丹何力傳曰何力討龜茲擒其王遣左衛郎將權祇
 甫狗諸酋長示禍福降者七十餘城宣諭威信莫不歡
 服刻石紀功而還周書文帝紀曰太祖既破齊神
 武乃於戰所准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
 十三戰皆捷二十年始捷自通鑑宋紀曰副元帥宗澤
 初尚傳曰帝時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誰可為
 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樨者
 躍思戰蓋自軍與二十
 始有此捷奏功第一
 投秦坑而盡沸噎強水
 而不流言破敵也
 未三旬而定晉陽纔期年而
 滅潞子寬洛邑通故絳之道旁晚近關任馮異則拔天下
 武勝

井而震上黨仗吳漢則發突騎而傾邯鄲未三旬而定
晉陽纔期年而滅潞子不以金購豨將多降不勞師克
馳報敬懼天益疾色有憂戰左傳晉厲公侈與楚
范文子憂之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趙氏其昌
變列子趙襄子攻翟勝之有憂色孔子曰趙氏其昌
手勝非其難猶有憂色亦有天幸左傳城濮之役
持之為難猶有憂色亦有天幸楚師敗績晉文
與壯騎先大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絕而諸將常坐留落
耦不

軍勝四

增北府兵晉書曰劉牢之字道堅沉毅多計畫謝元
軍將之最通鑑唐紀注曰唐考法凡百司之長歲校其
之外有二十七最十三曰賞罰足澡渭水之恥李靖
嚴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

傳曰突厥部種雜川帝方圖進取清以兵部尚書為定
襄道行軍總管李勣三于縣馬邑趨惡陽嶺頓利可
汗大驚曰不傾國來請敢提孤軍至此于足帳部數
恐靖封代國公其心腹夜襲破之可汗脫身遁積
匈奴其功得書竹帛靖以騎三千蹀血虜庭遂取定
悉爾戰約度支則以家賞賞至是彈私財賜麾下德
宗嘉之詔出度支則以家賞賞至是彈私財賜麾下德
錢五千萬償其財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又高霞寓
中討王承宗諸將多覆軍獨霞寓有伺隙取勝五代
功認藏所獲鎧仗於神策庫以挫人之行執手禮史曰
周德威老將常務持重以挫人之行執手禮史曰
鋒故其用兵常伺敵之隙以挫人之行執手禮史曰
將帥有克敵功上親執手慰勞若將在
軍則遣人代執行執手禮示優遇之意

軍勝五

武功部

月益頁

軍勝

增詩晉謝朓詩曰北拒溺駮鑣西戡收組練 又曰長

蛇固能剪奔鯨自此曝 張景陽詩曰折衝樽俎間制

勝在兩楹 唐韓愈元和聖德詩曰負鄙為艱縱則不

可出師征之其眾十旅軍其城下告以福禍腹敗肢披

不敢保聚擲首陴外降幡夜監 又晚秋聯句詩曰雨

矢逐天狼電矛驅海若摧鋒若驅兕超乘如猱攫策勳

封龍頤歸獸獵麟脚踏朝賀書飛塞路歸鞍躍

增頌晉陸機功臣頌曰威亮火烈勢踰風掃拾代如遺

偃齊如草

增表後周庾信賀平鄴都表曰威風所振烈火之遇鴻

毛旗鼓所臨衝風之卷秋葉 唐元稹賀誅吳元濟表

曰拯遺甦於溝瀆非聖不能埽餘沚以雪霜非天不可

又賀誅李峇表曰風行號令天助機謀斬此鯨鯢破

茲梟獍 李商隱賀幽州破奚寇表曰坎三鼓而河流

自却聲六校而屋瓦皆飛自使鴟懼喪林兔忙迷穴無

舟掬指有地僵屍未驚紫陌之烏前軍已蹙不喚淮山

之鶴後隊仍窮

增牒唐柳宗元為裴中丞牒曰眾輕鬪蟻勇劣怒蛙織

縞當雷發之初孤豚僨肥牛之下事同拾芥力易摧枯

杪忽蜂腰虛見辱於齊斧突梯鼠首濫欲寄於旄頭權

武功部

洪鑑類函卷一百二十一

軍勝

五

聲洽於萬夫勝氣橫於千里南則浮海濟師共集堂堂
之陣東則橫江誓眾用成善善之功

增檄唐祖君彥為李密檄云瀉滄海而濯殘螢舉崑崙
而壓小卯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謹譟之聲山傾而河
泄鼓鼙之氣霆鬪而電奔屏翳發向敵之風回祿扇燎
原之燄勢均破浪攻甚決河 又曰王師奮發勢無駐
於建瓴醜類搶攘功有輕於折箠

增書後漢延篤與段紀明書曰得知窮兵極遠大捷而
反雖齊桓之制服流沙霍將軍之身到祁連茂以加焉

莫不魚爛雲除震懼稽顙矣

增狀唐柳宗元賀平李師道狀曰破竹寧比其發機走
丸未喻於乘勝濁河清濟曾無溝洫之虞大峴琅琊不
聞崖岸之阻

追奔一

增春秋提要曰已去而躡之曰追 海錄碎事曰追北
北幽陰之處故謂退敗奔走為北說文云北乖也

追奔二

增左傳長勺之戰曹劌曰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
之 唐書江夏王道宗傳曰吐谷渾寇邊李靖出崑丘

道詔與侯君集爲靖副賊聞兵至走嶂山數千里道宗以單師進去大軍十里及之吐谷渾拒險殊死鬪道宗陰引千騎超山乘其後賊驚潰又羅士信傳曰士信逐北每殺一賊輒劓鼻納諸懷暨還驗以代級通鑑唐紀曰龐勛引兵擊康承訓勛所將皆市井白徒覩官軍勢盛不戰而潰承訓命諸將急追以騎兵邀其前士卒蹙其後賊狼狽不知所之自相蹈藉僵尸數十里死者數萬人勛解甲服布襦而遁五代史梁太祖卒與敵遇敗而走敵兵追之甚急前至大溝幾不免賴溝中有積薪馬乃得過又曰周德威晨遣三百騎叩梁營

挑戰自以勁兵三千繼之王景仁怒悉其軍以出與德威轉鬪數十里至於鄆南兩軍皆陣梁軍橫亘六七里汴宋之軍居西魏滑之軍居東莊宗策馬登高望而喜曰平原淺草可前可却真吾之勝地乃使人告德威曰吾當爲公先公可繼進德威持馬諫曰梁軍輕出而遠來與吾轉戰其來必不暇齎糧糗縱其能齎亦不暇食不及日午人馬俱饑因其將退而擊之勝諸將亦皆以爲然至未申時梁軍東偏塵起德威鼓譟而進麾其西偏曰魏滑軍走矣又麾其東偏曰梁軍走矣梁陣動不可復整乃皆走遂大敗自鄆追至於柏鄉橫尸數十里

景仁以十餘騎僅而免自梁與晉爭凡數十戰其大敗未嘗如此

追奔三

原拔旆 倒戈 晉人犇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慕之脫局

拔旆投衡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犇也

周山 渡水 晉敗齊師于鞏逐之

注山名也 趙充國引兵至先零先零望見大軍棄輜

重渡湟水道 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大遲充國

曰窮寇緩之則 勿追 不逐 困獸猶鬪窮寇勿追

走急則致死 如追逃 猶逐北 宣子曰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 李

勢 追犇逐利 彼竭我盈 逐倒戈之徒 乘破竹之

追奔四

過其歸逕 宋書袁淑傳曰如有決學漏網逕 一日

夜馳二百里 唐書曰武德三年四月敗宋金剛于柏壁

宿于淮淝谷之西原軍士 皆譏太宗不食者二日

俘獲一

左傳田昭公十三年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

其五帥 魏書曰孝文帝太和十九年二月車駕至鍾

離軍士擒蕭鸞卒三千帝曰在君為君其民何罪於是

免歸 後周書曰裴寬與東魏將彭樂樂恂戰於新城

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

武功部 隋書卷一百一 俘獲

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我必使卿
富貴關中貧校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厚
加禮遇寬乃裁臥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
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銳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
驗裴寬為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竹帛所
載何以加之 八編類纂曰賀若弼拔京口軍令嚴肅
軍士於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所俘獲六千餘人弼皆
釋之給糧勞遣付以敕書分道宣諭所至風靡 唐書
尉遲恭傳曰竇建德營板渚時王世充兄子琬使于建
德乘隋帝廢馬鎧甲華整出入軍中以夸眾恭請與高

甌生梁建方三騎馳往擒琬引其馬以歸賊不敢動
又曰恭從秦王擊王世充世充自將兵數萬來戰恭大
敗之擒其將陳智略獲排稍兵六千 五代史曰梁軍
圍晉太原有驍將軍陳夜叉常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
出入陣中求周陽五欲必生致之德威笑曰陳章好大
言因戒其部兵曰見白馬朱甲者當佯走以避之兩軍
皆陣德威微服雜卒伍中陳章出挑戰兵始交德威部
下見白馬朱甲者因退走章果奮稍急追之德威伺章
已過揮鐵鎚擊之中章墮馬遂生擒之 又曰周德威
圍劉守光於幽州劉守光驍將單廷珪望見德威於陣

曰此周陽五也乃挺槍馳騎追之德威佯走度廷珪垂
 及側身少却廷珪馬方馳不可止縱其少過奮槌擊之
 廷珪墮馬遂見擒 宋史太祖紀曰安國軍節度使王
 全斌等率兵入太原境以俘來獻給錢米以釋之 遼
 史聖宗本紀曰統和十二年詔諸部所俘宋人有官吏
 儒生抱器能者諸道軍有勇健者具以名聞 兵略纂
 聞曰王守仁與宸濠戰於湖上賊勢尚銳值風不便我
 兵少挫守仁急令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
 銃砲之間方奮督各兵殊死戰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
 擒我軍毋得縱殺一時驚擾賊兵遂大潰次日賊兵既

窮促宸濠思欲潛遁見一漁船隱在蘆葦中宸濠大聲
 叫渡漁人移棹請渡竟送中軍諸將尚未知也

俘獲二

勿佚 猶遣 書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予周于其殺
 若祇如此易敗爾亮縱之使更戰七擒七縱而
 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
 斷頭 軍至何不降 飛曰破劉璋獲嚴顏呵之曰大
 斷頭將軍也飛怒令斬之而釋之引為客也
 頭便所頭何為怒飛壯而釋之引為客也
 夷俘 傳多衛好而裔無信何以兵亂之 縲臣 係
 虜獲賢王 縛廣武 信破趙有縛廣武君李左車至
 麾下者信解縛東向 俘寶玉 賜繡被 書遂伐三膠
 坐西向對而事之

武功部

前漢書卷一百一十二

俘獲

一

後漢李忠獨無所掠世祖賜
 之太守孟威及繡被詳軍整
 華敵得賜生口出而嫁之孫
 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
 後周書侯莫陳崇傳曰崇隨
 如率餘眾奔高平崇與騎上
 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
 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益集
 馬及寶劍金帶賞之後騎益
 周師所敗并其都監姚鳳皆
 數日暉以鮑叔釋縛種暹獲
 全瘡卒為渡遼將軍有牛口
 見獲悉遺之羌胡乃來降
 韓信事以太史慈為絲
 策所執問以進取也
 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吳為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還生口 嫁生口 後漢
 武威 賜鞍馬 賜鞍馬
 何有二毛 射州紳
 執太史慈 種暹
 勇魏王豹 叔釋縛
 止獲三軍 何有於二毛

係雲之功 往遺之禽 增偽遊雲夢 劫縛兜題

漢書高帝紀曰六年冬十月人告楚王信謀反上月會諸
 右左爭欲擊之陳平計乃偽遊雲夢十二月會諸
 王攻破楚王信迎謁因執之
 春超從間道至疏勒去兜題所居繁榮城九十里逆遣
 吏田慮先往降之救慮曰兜題本非疏勒種國人必不
 用命若不即降便可執之慮到兜題左右皆驚懼奔走慮
 降意慮因其無備遂前劫縛兜題左右皆驚懼奔走慮
 馳報趙趙即起之悉召疏勒將吏說以龜茲無
 道之狀因立其故王兄子忠為王國人皆大悅
 三國生擒二萬總唐書蘇定方傳曰定方為神丘道大
 國皆生執其王又郭子儀傳曰子儀從元帥廣平王
 率蕃漢兵十五萬收長安傳香積寺之北距灤水臨大
 川崩巨合賊領勁騎萬戰官軍賊背夾攻之斬首六
 斬賊數千騎乃定回紇以奇兵縶賊背夾攻之斬首六
 萬級生擒多執村民聽贖儒士等與羅渾擊大戰於

乾谿官軍大敗行遷等恐無功獲罪多執村民為俘送
府日數十百人敬瑄不問悉斬之其中亦有老弱及婦
女觀者或問之皆曰我方治田績麻官軍忽入村係
以來竟不知何罪通鑑宋紀曰元世祖中統二年詔
軍中所俘儒士聽贖為民時淮蜀士遭俘窮者皆沒
奴翰林學士高智耀奏言以儒為驅役古無有也陛下
方以古道為治官除
之以風天下從之

俘獲三

增擇體肥者令左右分啗通鑑宋紀曰宋慕容延釗進
將張從富等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帝聞之遣使諭從富
等不聽以兵逆戰於澧江宋師敗之李處耘擇所俘體
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者令先入朗
者入城言被擒者為宋師所啗聞者皆恐遂潰延釗因
遂克其城乞二虎賁護俘宋史韓世忠傳曰世忠擒
亡建陽追擒之皆伏誅世忠初陞辭奏曰臣誓生獲賊
為社稷刷恥乞殿前二虎賁護俘來獻至是卒如其言

帝手書忠勇二字揭旗以賜

俘獲四

增詩唐王昌齡從軍行曰大漠風塵日色昏紅旗半捲

出轅門前軍夜戰洮河北已報生擒吐谷渾 韓愈征

蜀聯句詩曰逆頸盡徽索仇頭恣髡鬪 柳宗元平淮

詩曰左翦右屠聿擒其良

受降一

增左傳曰昭公十三年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

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治區夫曰非也若見費

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為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

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漢書西南夷傳曰陸賈至南越越王恐頓首謝罪願奉明詔長為藩臣奉貢職于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以來去帝制黃屋左纁因為書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後漢岑彭傳彭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肯下帝以彭嘗為鮪校尉令往說之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歡語如平生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

北伐誠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彭復往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又曰彭與嚴說共守宛漢兵攻之數月城中糧盡人相食彭與說舉城降諸將欲誅之大司徒伯升曰彭郡之大吏執心堅守是其節也今舉大事當表義士不如封之以勸其後更始乃封彭為歸德侯三國典略曰梁蕭乾字思惕閩中豪帥反叛陳武謂乾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黥布來臣追想清風騁騁在目乃令乾往使諭以逆順渠帥

並即款附 唐書李靖傳曰靖攻蕭銑率輕騎五千為先鋒趨江陵薄城而營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俘甲士四千孝恭軍繼進銑大懼檄召江南兵不及到明日降又李孝恭傳曰孝恭拜山南招慰大使徇巴蜀下三十餘州進擊朱粲破之俘其衆諸將曰粲徒食人摯賊也請阮之孝恭曰不然今列城皆吾寇若獲之則殺後渠有降者乎悉縱之由是騰檄所至輒下 又李光弼傳曰上元元年進圍懷州思明來救光弼再逐北思明聲渡河絕餉路光弼壁野水度既夕還軍留雍希顥守曰賊將高暉李日越萬人敵也賊必使劫我爾留此賊

至勿與戰若降與偕來是日思明果召日越曰光弼野次爾以鐵騎五百夜取之不然無歸日越至壘使人問曰太尉在乎曰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為誰曰雍希顥日越謂其下曰我受命云何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高暉聞亦降或問公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思明再敗恨不野戰命將來襲必許以死日越懼死不降何待高暉材出日越之右降者見遇貳者得不思奮乎又馬燧傳曰燧討李懷光自京師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賊將徐廷光守長春宮城燧度長春不下則

懷光固守久攻所傷必衆乃挺身至城下見廷光廷光
憚燧威拜城上燧顧其心已屈徐曰我自朝廷來可西
向受命廷光再拜燧曰公等朔方士自祿山以來功高
天下奈何棄之爲滅族計若從吾言非止免禍富貴可
遂也未對燧曰爾以吾爲欺耶今不遠數步可射我披
而示之心廷光感泣一軍皆流涕即率衆降燧以數騎
入其城衆大呼曰吾等更爲王人矣又范希朝傳曰
希朝號當世善將或比之趙充國在朔方時招突厥別
部沙陀千落衆萬餘其後用沙陀戰者所至有功又
劉仁軌傳曰百濟酋帥遲受信據任存城未下酋領沙

吒相如黑齒常之皆降仁軌以赤心示之俾取任存自
効即給鎧仗糧糒孫仁師曰受甲濟粟資寇便也仁軌
曰吾觀相如常之忠而有謀因機立功尚何疑二人訖
拔其城通鑑宋紀曰金張林據益都欲歸附以自固
而未決會李全自齊州還揣知林意乃薄兵青州城下
遣人陳說國家威德勸林早附林恐全誘已猶豫未納
全挺身入城惟數人從林乃開門納之相見甚謹結爲
兄弟全旣得林要領附表奉青莒密登萊濰淄濱棣寧
海濟南十二郡版籍來歸表辭有云舉七十城之全齊
歸三百年之舊主詔授林武翼大夫京東安撫使兼京

錢從民賈馬民或匿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汲黯曰
無罪且匈奴叛其主來降徐以縣文傳之何至騷動廢
國之甘心夷 **愛其來** 畏其眾 易子用三驅失前禽注
有去者射之愛其來而惡其去也 以喻來降者則不殺
衛司馬逢迎子保蘇匿眾欲令 **黃巾乞** **白起坑** 後
降者皆自縛蘇怒舉眾去 曰秦項之際人無定
主故賞附以勸來今海內一統納降無以賞勸討之足
以懲惡縱敵受寇非良策遂破之十萬于長平後賜劍死
于杜 **謀而來** **服而舍** 傳示之以整使謀 **孫布詐**
程普殺 **吳將孫布** 諸揚州詐降 **王凌** 請兵迎 **布** 夜掩
擊破之 **吳** 程普殺 **降者** 數百人 **不犯順** **如受敵**
皆使投火 **脚** 自病 **百餘** 而卒 **就館降** **以州降** 唐書劉潼
文不犯 **順** 如受敵 **就館降** **以州降** 唐書劉潼
車師云受降 如受敵

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宰相崔鉉曰此陛下
赤子迫于饑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諭釋之詔
潼就館而降 **身** 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
行營副元帥討之 **唐書** 馬燧傳曰李懷光反河中詔燧為
駁守關 **鄭抗** 守 **慈** 遂 **移** 檄 **錫** 諭 **皆** 以 **州** 降 **朝** **原** **面** **縛**
銜璧 **肉袒牽羊** 乃還 **冬** 蔡 **穆** 侯 **許** 以 **州** 降 **朝** **原** **面** **縛**
于武城 **許** 男 **面** 縛 **銜** 璧 **大** 夫 **蔡** 侯 **許** 以 **州** 降 **朝** **原** **面** **縛**
伯對曰昔武王克殷 **微** 子 **啓** 如 **是** **武** 王 **親** 釋 **其** 縛 **受** 其
璧而納之 **焚** 其 **櫬** 禮 **而** 命 **之** **使** **復** **其** **所** **逆** **曰** **狐** **不** **天** **不**
能事君 **懷** 怒 **以** **及** **敝** **邑** **待** **以** **不** **死** **誅** **不** **慎** **服** **觀**
孤 **記** **云** **赤** **眉** **過** **光** **武** **軍** **驚** **震** **不** **知** **所** **為** **乃** **遣** **對** **恭** **乞** **降**
曰 **盆** **子** **將** **自** **萬** **眾** **降** **陛** **下** **何** **以** **待** **之** **上** **曰** **待** **汝** **以** **不** **死**
者 **不** **能** **服** **也** **舞** **于** **而** **格** **因** **壘** **而** **降** **舞** **于** **羽** **于**
兩階 **上** **旬** **有** **格** **文** **王** **伐** **崇** **軍** **三** **旬** **景** **帝** **欲** **侯**
武功 **部** **而** **降** **而** **復** **伐** **之** **因** **壘** **而** **降** **受** **降** **景** **帝** **欲** **侯**

于禁泣斬背其主而侯何以責人臣不守節上曰丞相

議不可用昌豨降于禁諸將皆以當送太祖雖舊不敢

失法泣殺降有禍犯順不祥李廣所以不封侯相

殺降之再駕而降滿日而受漢晉春秋曰初霍

下見傳而再駕而降滿日而受漢晉春秋曰初霍

光使楊稷毛昺屯交趾曰賊圍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

過乞降而受降與荀彧事類也陳眾譬論郭淮

訊問後漢李憲屯滎陽州郭淮為雍州刺史而降之

受羊祜放歸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聽之羊祜

增脫帽抱馬素服乘驢車後漢耿秉傳曰秉與實固擊

騎出迎乘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

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弟婿乘大怒被甲上馬

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乘乘大怒被甲上馬

大驚曰且止將敗事乘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

亦歸命遂定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乘將以詣固其

不誅幸矣敢乘周而具齋衰送鄒歸梁曰王師範敗降

乎冠帶飲之以酒鄒辭以量小太祖曰乘驢歸梁太

膝行請命泥首待罪唐書高麗傳曰高麗無忌

李勣合圍之撤川梁斷歸路帝按轡觀敵營壘曰高麗

傾國來一麾而破天贊我也下馬再拜謝賜于天延壽

史曰梁亡莊宗入汴張全義自洛來朝泥首待罪五代

相見全義伏感涕復至壁諭降以書諭降唐書

古傳曰始安賊歐陽倩等大喜悉歸所掠出降通鑑

州都督身至壁撫諭倩等大

武功部

受降

宋紀曰張用復寇江西岳飛與用俱相人以書諭之曰
 吾與汝同里欲戰則出不戰則降用得書遂帥眾降江
 淮悉平張俊奏飛功第一詔進飛申脰就鞅
 右軍都統制屯洪州彈壓盜賊秋曰朗為會稽太守兵敗
 入絆魏志王朗傳注獻帝春秋曰朗為會稽太守兵敗
 言申脰就鞅策使人詰責朗自稱禽虜對使者云云又
 叱咤聽聲東魏是命縱囚相告執旗先驅唐書
 黑闥敗洛水魏徵謂建成曰黑闥雖敗復振命齊王元
 蕩宥恐殘賊肅結民木可安既而黑闥復振命齊王元
 吉討之有詔降者赦罪眾乃不信建成至獲俘皆撫遣之
 百姓欣悅賊夜奔眾猶盛乃縱囚散或縛其渠長降遂
 禽黑闥唐紀曰高仁厚討賊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
 旦仁厚謂唐紀曰高仁厚討賊乃散或縛其渠長降遂
 吾心或有憂疑藉汝曹為前鋒乃取渾擎旗倒繫之每
 行至汝曹居寨中者速如吾出降者執旗先驅
 行至新津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
 至新津縱雙流穿口降者先歸使新津降者執旗先驅

衆縛阡能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
 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謀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暮
 年今遇尚書如所出九泉親白日已死而復生矣謹呼不
 可止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
 日五賊單騎造壘單馬詣營曹王臯胡南觀察使
 皆至遺書曰觀將軍非敢大逆者特逃讒抗死耳將軍
 臯使我可以降國良壘大呼曰有識曹王尚首鼠臯即日單騎
 稱使者造國良壘大呼曰有識曹王尚首鼠臯即日單騎
 良降弟則今安在一壘大呼曰有識曹王尚首鼠臯即日單騎
 為門弟則今安在一壘大呼曰有識曹王尚首鼠臯即日單騎
 衆感服遂相率降大亮單馬詣營說豪帥為分別禍福賊
 所乘馬與之食至步而返書歸順字號歸聖軍
 唐紀高仁厚討阡能未發前一日有鬻麪者自旦至午
 出入營中數四邏者疑之執而訊之果阡能之課也仁
 厚命釋縛溫言問之對曰某郵民阡能囚父母妻子于
 獄云謂事得實則免不然盡死某郵民阡能囚父母妻子于
 知汝如是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汝當為我潛語寨
 中人云僕射愍汝曹皆良人為賊所制尚書來汝曹各
 武功部

受降

投兵迎降當使人書汝背為歸順字遣汝復舊業所欲
 誅者阡能羅軍擊句胡僧羅夫子韓求五人耳縱之去
 降軍分七指揮號歸聖以宋從間道先降斬異已出
 降而後漢岑彭傳曰田戎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
 乃之強猶為征南所圍豈况我耶降計決矣四年春戎
 降而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沂沔止黎丘刻期日當
 我疑必賣已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
 月大破之晉書曰樊雅據譙郡祖雅使桓宣說之雅
 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雅雅少日雅便自詣逃遣
 守雅還撫其眾僉謂前數罵辱雅雅即斬異已者遂共出降
 單騎白衣降素衣白馬降唐書李愬傳曰愬入駐
 救于董重質愬乃訪其家慰安之使無怖以書召重質
 重質以單騎白衣降五代史曰劉錡素衣白馬以降
 京師放降卒八百馘降賊四百紀曰放降卒八百

歸于蜀唐書曰建成嘗巡行北畫地三十里為
 邊遇賊四百出降悉赦其耳縱之
 屋三萬間通鑑宋紀曰宋英宗時陝西宣撫主管理宜
 大理河川建堡畫稼穡之地三十里以處降者下從
 八編類纂曰孟珙兼知光州又兼知黃州三年珙至黃
 增押浚隄蒞訪軍實邊民來歸一日降數千人一
 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
 言賢十萬師唐書張建封傳曰盜起蘇常間代宗詔中
 前諭賊可不須戰因到賊屯開譬禍福一日降數千人
 縱還田里又馮盎傳曰貞觀初或告盎叛盎舉兵拒
 境太宗召右武衛將軍蘭藝發江淮甲卒將討之魏徵
 諫曰當懷之以德盎懼必自來帝乃遣章叔諧喻盎盎
 遣子智戴入侍帝曰徵疏勒并竭將軍猶守恭居
 延兵盡都尉遂降李晉侯示信三日而原降帝舜
 脩文七旬而苗格受降

武功部

洪鑑類函卷二百二十

受降

天

受降三

原面縛與觀王隱晉書云太康元年孫**智**為彭君故

降後漢彭脩傳曰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

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脩者餘悉降

君故降不為和欺昏出戰因降

密相欺變者為和欺於見梅蟲兒

南唐書裴行儉傳曰阿史那伏念與溫傳合行儉縱反

布密以聞後數日煙塵漲天而南

伏念執溫傳來降非他且受降如

單使往勞既而果然築三受降城

于突厥餘黨悉平築三受降城

築三受降城絕南寇路中宗從之

又高仙芝傳曰小勃律其王為吐蕃所誘妻以女故西

北二十餘國皆屬吐蕃自田仁琬以來三討之皆無

功詔曰若酋領逃者第出詔書呼之賜以繒綵至皆縛

以待我元慶如言仙芝至悉斬之王及妻逃山穴不可

得仙芝招諭乃出降因平其國於是拂菻大食諸胡七

震盪附悉家貨懷輯又李晟傳曰晟拜鳳翔隴右

非吐蕃能取之皆將臣奢貪暴其種落不得耕稼日益

東徒自棄之爾且土無繒絮人苦役擾思唐之心豈有

既乎因悉家貨懷輯於坐衣大錦袍金帶異之皆指

吐蕃使至必召息曩於坐衣大錦袍金帶異之皆指

目訛愚人不語降又高仁厚傳曰邛州賊阡能眾

豐仁厚還使督兵四討屯永安命諸將毀柵鼓行而前

賊渠羅漢擊設伏詐降仁厚遣將不持兵入諭其眾皆

真降厚曰愚人不語降素衣牽羊草索繫首五代

李繼岌伐蜀為西南面行營都統郭崇韜為都招討使

繼岌至綿州王衍上箋請降丙辰入成都衍乘竹輿至

武功部

附錄類函卷二百二十

受降

昇僂橋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與觀羣臣哀經
徒既以降繼及下而取璧崇藉解縛焚觀自出師至降
行凡七十五日兵不血刃自請命而後降又曰周世
古用兵之易未有如此者遂圍濠州刺史郭廷謂告于周曰臣不能守一州
以抗王師然願請命于唐而後降世宗為之緩攻廷謂
遣人請命于景許其降乃降

受降四

增露布唐于公異破朱泚露布曰繫頸求活投戈乞降

增碑唐段文昌平淮西碑曰魏軍得田疇為導潛出盧

龍鄧艾得田章既登長驅綿竹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一

武功部十六旋軍 殿 獻捷 疲兵 無備

旋軍一

增周禮曰若師有功左執律右秉鉞以先凱樂於社

左傳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

旋軍二

增左傳曰楚子敗晉師于邲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

晉尸以為京觀楚子曰夫文止戈為武武有七德禁暴

戢兵保大定功安人和眾豐財者也我無一焉何以示

子孫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三國志諸葛亮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一

旋軍

傳曰馬謖違亮節度大為張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
還漢中 後周書達奚武傳曰齊王憲夜收軍欲待明
更戰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不因夜還明日欲歸不
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豈可數營士衆一旦棄之
遂全軍而返 後魏書曰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
馬悅以城南入蕭衍遣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
邢巒討之豫州平振旅還京師世宗臨東堂勞之曰卿
役不踰時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不愧古人 唐書
高仙芝傳曰小勃律王為吐蕃所誘自田仁琬以來三
討之皆無功天寶六載詔仙芝以步騎一萬出討八月

仙芝以小勃律王及妻自赤佛道還連雲堡與邊令誠
俱班師 又薛仁貴傳曰時九姓衆十餘萬令驍騎數
十來挑戰仁貴發三矢輒殺三人賊氣懾皆降轉討磧
北餘衆擒偽葉護兄弟三人以歸軍中歌曰將軍三箭
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又哥舒曜傳曰曜討李希
烈帝遣神策將劉德信以兵三千援之又詔河南都統
李勉出兵相犄角勉以希烈在外許守兵少乘虛襲之
希烈自解乃遣步將與德信趨許未至有詔切讓使班
師德信等惶惑還軍無斥候至扈澗為賊設伏詭擊死
者殆半 又李元諒傳曰貞元三年吐蕃請盟詔以軍

從渾瑊會平涼俄而虜劫盟元諒兵成列出虜騎乃解
元諒遣車重先而與瑊振旅徐還時以為有古良將風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拔密州以張訓為刺史汴兵將
至諸將請焚城大掠而歸訓曰不可封府庫植旗幟於
城上遣羸弱居前自以精兵殿其後而去全忠遣左
白指揮使王檀攻密州既至望旗幟數日乃敢入城府
庫城邑皆完遂不復追訓全軍而還 五代史曰王景
仁軍還梁兵急追之景仁度不可走遣裨將李虔裕以
衆一旅設伏於山下以待之留軍不行解鞍而寢虔裕
急呼曰追兵至矣宜速走虔裕以死過之景仁曰吾亦

戰於此也虔裕三請景仁乃行而虔裕卒戰死梁兵以
故不能及而景仁全軍以歸 又曰氏叔琮自太行入
取澤潞出石會營於洞渦久之糧盡乃旋表晉州刺史
晉人復取絳州攻臨汾叔琮選壯士二人深目而胡鬚
者牧馬襄陵道旁晉人以為晉兵雜行道中伺其怠擒
晉二人而歸晉人大驚以為有伏兵退屯於蒲縣叔琮
夜擊之晉人大敗逐之至於太原而兵大疫叔琮班師
令曰病不能行者焚之病者懼皆言無恙乃以精卒為
殿而還至石會留數騎以大將旗幟立於高岡晉兵疑
其有伏乃不敢追 宋史岳飛傳曰飛方指日渡河而

秦檜欲畫淮以北棄之風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
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河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
來機難輕失檜知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張俊楊沂中
等歸而後言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
金字牌飛憤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
飛班師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戴香盆運糧草以迎官
軍金人悉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
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其徙從
而南者如市奏以漢上六郡關田處之

旋軍三

原允當 將班師志曰允當則歸晉師有功歸矣勝
歸 喜逆 武子問之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注歸晉師有功歸矣勝

必屬耳目焉 反旆 出車 楚令尹南轅反旆以勤歸也
故不敢爾 洗兵 止戈 出教 抗表 後漢書楊彪傳曰劉

備而不得進欲守之又難為功於是出教唯曰欲因討劉
已外曹莫曉楊脩獨曰夫為助食之則無所棄之則

如可惜公歸計決矣 方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
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 以吳未可平抗表請班師充

表與告捷表同上 野以 振旅 凱 向師 哭 城 漢
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 以 振旅 凱 向師 哭 城 漢

孟明歸秦伯素服郊次 向師 哭 城 漢
舍爵策勳 宗廟 反行 飲 至 舍 爵 策 勳 于 入 而 振 旅
歸而飲至 即我以出 盡敵而還 歌方發於采薇

武功部

旋軍

旋軍

旋軍

功已成於破竹

旋軍四

增賦競病韻梁曹景宗大破魏軍振旅凱入帝于華林

女悲歸來第鼓競借問行路人何如去時兒

事回稱奉救江南幹當公

謝神取錢大鐵閩山叢談曰南俗尚鬼

神甚靈武襄遽為駢節而禱之南道旁有一大廟人謂其

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

已揮手倏一擲則百錢盡而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地而

野武襄亦大喜顧左右取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

釘帖之加諸青紗籠覆手自封焉曰伺凱旋當謝神取

錢其後破崑崙關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字錢也

遼史曰旋師以謀者植柱縛其上亂射之矢集如蝟謂之射鬼箭

旋軍五

增碑唐韓雲卿平淮碑曰涉淮浮江梟懸魁逆布宣德

澤返旆河南

殿一

增左傳曰襄公二十六年聲子對令尹子木曰子儀之

亂析公奔晉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殿後軍也

又曰定公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克郊還滑羅殿

未出不退於列其御曰殿而在列其為無勇乎羅曰與

其素厲寧為無勇 又曰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

武功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三十一

殿

五

曹人詬之不行 後漢書岑彭傳曰彭與吳漢圍隗囂於西城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擊諸營彭殿為後拒故諸將能全師東歸 後周書曰高祖去晉州留齊王憲為後拒齊主自率眾來追至於高梁橋憲以精騎二千阻水為陣齊領軍段暢直進至橋隔水招暢與語語畢憲即命旋軍而齊人遽追之戈甲甚銳憲與開府宇文忻各統精兵百騎為殿以拒之斬其驍將賀蘭豹子山褥瓌等百餘人齊眾乃退 唐書輔公祐傳曰李子通據江都杜伏威使公祐以精兵數

千渡江擊之子通拒戰眾十倍銳甚公祐選甲士千人操長刀居前別以千人隨之令曰却者斬公祐以眾殿俄而子通方陣而進長刀千人皆決死鬪大破之 五代史曰梁以王景仁為淮西招討使攻廬壽軍過獨山山有楊行密祠景仁再拜號泣而去戰於霍山梁兵敗走景仁殿而力戰以故梁兵不甚敗 兵略纂聞曰威寧伯王越與保國公朱永帥三人巡邊賊猝至主客不當永欲走威寧止之即揮兵上山為陣列自固賊疑未敢前薄暮令騎皆下馬銜枚魚貫行毋及顧自率驍勇殿從山後走五十里抵城

殿二

原探簡

橫矛

後漢鄧禹字仲華赤眉至人憚為後拒

宗曰豈難就

飛拒後頭曰

是張翼德可來決死眾莫敢前

增出則殿

還則殿

五代史曰霍存從攻潞州與晉人

為其殿晉人却

遂則殿

遇戰馬牢川存入則當其前出則

料曰湯和身長

七尺餘

多力善射滌陽王之據濠也和

從惡少年十餘

人仗劍從

之遂隸伐大木乘小輿

唐書封常清傳

曰安祿山陷

榮陽常清退入上東門戰

不利再戰都亭

驛又安祿山

引兵守宣仁門復敗乃自提

家門出伐六木

塞道以殿

為所逼敵悉遣輜重居前

有詔班師去魏

軍近懼為

單騎殿數騎殿八編類

名望之不敢逼

全軍而還

單騎殿數騎殿八編類

海州知州魏勝

救勝單騎而

殿以人多奮擊金人望

伏皆赴若命人

襲之勝單騎

而殿以人多奮擊金人望

兵戰于霍丘梁

兵大變王景

仁通鑑梁紀曰吳兵與梁

原連車塞隧

策馬入門

殿殖論語孟之反不

齊之辱也注沙

衛奄人故辱

國論語孟之反不

伐奔而殿將入

門冢其馬曰

才敢後也馬不進也

身擁數百騎殿

身以五百騎

殿宜春認執傳曰賊

利軌斬部將十

四人更拔其

次代之身擁數百騎殿

曰聞鼓不進者

斬既鼓士爭

赴賊大破之

傳曰史思明至

假師光弼悉

殿三

原自斷後

復相錄其物

略以下軍殿唐書李愬傳曰愬

身自斷後軍資

什物略

以下軍殿唐書李愬傳曰愬

無所棄兵將無

緣相失

殿

武功

殿

殿

千田進誠以下軍殿出文城柵令曰領馬步軍三千
引而東六十里止襲張崇其成曰萬二千人為
以殿段文昌平淮西碑曰又遣其將田使殿曳柴
殿五代史曰蜀平魏王驥岌班師壽傳曰
宋人圍蔡州鶴壽守于防禦使與勇士五十又夜斫宋
營使諸軍譟于城上斬三百餘級宋兵自相蹂踐死者
千餘人遲明宋人解圍去鶴壽追之使殿曳柴宋
人顧塵起以為大兵且至遂奔追至陳寨而還

獻捷一

典故紀聞曰永樂以前總兵無專官有事命將事平
還朝後緣邊方多事因留總兵官鎮守其地若地方有
小警即調本鎮兵馬勦殺不報捷不宣捷後來有撲殺
或掩襲以取勝者或七八十級或四五十級或三四路

而并為一路或二三日而詐為一日槩以捷音奏報宣
布於廷奏捷者亦得陞賞遂開冒功之門至於今而賞
濫極矣

獻捷二

增左傳曰秋七月丙申振旅凱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
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
後周書曰武帝平齊夏四月至自東伐列齊主於前其
王公等並從車輿旗幟及器物以次陳於其後大駕布
六軍備凱樂獻俘於太廟京邑觀者皆稱萬歲唐書
曰元和十二年十月隋唐節度使李愬帥師入蔡州執

武功部

清鑑類回卷二百一十一

獻捷

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上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 又曰元和十四年魏博節度使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上御興安門百僚於門下列位稱賀 又太宗本紀曰太宗敗竇建德于虎牢執之王世充乃降六月凱旋太宗被金甲陳鐵騎一萬介士三萬前後鼓吹獻俘于太廟 通鑑唐紀曰王重榮函襄王煇首至行在刑部請御興元城南樓獻馘百官畢賀太常博士殷盈孫議以為賊臣所逼止以不能死節為罪耳禮公族罪在大辟君為之素服不舉今煇已就誅宜

廢為庶人令所在葬其首其獻馘稱賀之禮請侯朱玖首至而行之從之 五代史曰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 又曰劉龔遣將李守鄜梁克貞攻交趾擒曲承美承美至南海龔登儀鳳樓受俘謂承美曰公常以我為偽廷今反面縛何也 通鑑宋紀曰哲宗時夏人圍平夏章綵禦之獲其勇將鬼名阿埋西壽監軍材勒都逋斬獲甚眾夏人震駭捷至帝御紫宸殿受賀

獻捷三

原奏愷

獻捷 周禮云王師大獻則合奏愷樂鄭注云大獻獻捷于祖也 左傳晉侯獻齊捷

武功部

詳前頁

獻捷

于和在和 大定 左傳云師克在和不在眾商周之不和
 周皇帝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破百萬之馮傲通說鮑永清
 漢書武帝紀云元鼎六年幸緱氏至左邑桐鄉南
 越破武為帝紀云元鼎六年幸緱氏至左邑桐鄉南
 為獲嘉首以三捷 七擒 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鄭
 箋云定止也將帥之志往至有所征之地不敢也戰也
 自安也則庶乎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地也戰也
 擒孟獲諸葛亮 飲至 數俘 鄭入陳子美入數軍實而
 不將以數所獲 吉語 凱歌 漢書烏孫圍毘廞陳湯
 凱還 得禮 如實 齊侯來獻以得隕命之禮征伐主
 國君之獻禮司馬法有隕命禮也隕命禮征伐主
 淵字子尼破賊文書舊以一為十淵上首級如其實太
 祖問之淵曰夫討外寇多斬獲之數欲淵為武功示民
 聽也今河間在封域之內雖克捷有功淵為武功示民

太 獻俘 稱伐 晉文獻楚俘于王 郤至 奉旗
 取旗 李陵答蘇武書然猶斬 為果 致果 殺敵為果
 為毅 破竹 建瓴 策勳 獻狀 程力 獻功
 懲淫慝 勸有功 左傳楚子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觀以懲淫慝杜注曰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于是乎有京
 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濫毀常王命伐
 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
 楚勝鄭 吳入楚 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鄭伯肉祖左
 自手旌左右為軍退舍上里執鸞刀以逆鄭伯肉祖左
 曰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徒陳器撻平王之墓
 其樂器鞭其君之尸楚無能抗禦之言若曰無人也徒
 築武軍 封狼居 君蓋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武功部 謂監領承卷三十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武有七德我
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
功也漢書云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振天聲
渾邪王封狼居胥山禪于姑衍登臨瀚海
收洪捷之固靈然山銘云以固嗣恢拓境宇宿憤光祖宗
聲陸祖德論云走雄孫于長浪收壯世之
洪捷因山谷而為量西夏其無塵帝大壯之
支斬温禺漢書陳湯破支得漢節詳戰破到
野無遺寇於是域滅星流彗掃而旋萬里
在泮先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注
醜勞軍饗士詩鄭箋云方叔率其士衆執其可言問
樂毅伐齊破之迫于臨淄齊寶財祭器輸之燕昭王大喜親
至濟上勞軍行賞饗振旅闐闐攸馘安安詩采芑
十封樂毅于昌國

鼓淵淵振旅闐闐謹案兵入曰振旅猶止也闐闐謂
戰止整衆而歸鼓聲闐闐然也詩皇矣篇臨闐闐謂
崇墉言言執訊連攸馘獲也馘獲也安安長曰開闐闐謂
高大也連連徐也馘獲也安安長曰開闐闐謂
我服將事葉街懸首知其罪授首于我敢獻功
漢陳湯斬郅支首止疏宜懸首于街懸首于我敢獻功
萬里明犯疆漢者雖遠必誅事下有司丞相匡衡大示
繁延壽以月令當春掩骼埋胔勿宜懸車騎將軍許嘉
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孔子誅優施方盛夏
首足異門而出宜懸以訊馘告禮以俘馘示鄭文
十日有詔將軍議是獻功於社獻捷于王凡諸侯
羊氏姜氏勞楚于獻獻捷于王凡諸侯
捷乃小之以俘馘于王以警捷無虛月賞不踰
有四夷之功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捷無虛月賞不踰
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捷無虛月賞不踰
時奉我天誅獻爾月捷我武維揚我戰則克
受賑以行方見采薇之詠獻俘而入旋闐破竹之
武功部 得 獻捷

功

獻捷四

增詩唐張隨河中獻捷詩曰叛將忘恩久王師不戰通
 凱歌千里內嘉氣二儀中寇盡條山下兵迴漢苑東將
 軍初執訊明主欲論功落日煙塵盡寒郊壁壘空蒼生
 幸無事自此樂堯風 劉禹錫凱樂歌詞曰四海皇風
 被千年德水清戎衣更不著今日告功成 岑參凱歌
 曰日落轅門鼓角鳴千羣面縛出蕃城洗兵魚海雲迎
 陣秣馬龍堆月照營 劉長卿平番曲曰絕漠大軍還
 平沙獨戍閒空留一片石萬古在燕山

軍詐一

增太公六韜曰術士二人主為譎詐依托鬼神以惑眾
 心 又發啓曰鷲鳥將擊卑飛斂翼猛獸將搏弭耳俯
 伏聖人將動必有愚色 史記越世家曰鷲鳥之擊也
 必匿其形 淮南子兵略訓曰始如狐狸故彼輕來合
 如兕虎敵故奔走夫飛鳥之鷲也俯其首猛獸之攫也
 匿其爪虎豹不外其爪而噬不見齒故用兵之道示之
 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而
 應之以張將欲西而示之以東先忤而後合前冥而後
 明若鬼之無迹若水之無創故所向非所之也所見非

所謀也舉措動靜莫能識也若雷之擊不可為備

軍詐二

左傳曰襄公十八年晉伐齊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
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
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
其衆也乃脫歸 又曰昭公二十二年鼓人叛晉荀吳
略東陽使師僞為將 糴於者負甲以息於昔陽之門外
遂襲鼓滅之 吳志太史慈傳曰北海相孔融屯都昌
為賊管亥所圍欲告急平原相劉備城中人無由得出
慈白請求行融許之於是嚴行蓐食須明便帶鞬攝弓

上馬將兩騎自隨各作一的持之開門直出外圍下左
右人並驚駭兵馬互出慈引馬至城下塹內植所持的
各一出射之射之畢徑入門明晨復如此圍下人或起
或臥慈復植的射之畢復入門明晨復出如此無復起
者於是下鞭馬直突圍中馳去比賊覺知慈行已過又
射殺數人皆應弦而倒故無敢追者 唐書王世充傳
曰齊賊孟讓至盱眙王世充拒之列五壁不戰羸兵以
示弱讓衆餒又苦五壁閉道不得南即分兵圍之世充
數戰陽不利走壁讓益驕數日稍分其下南略裁留兵
足圍壁世充知賊懈夜夷竈撤幕為方陣外向毀垣旦

而出奮擊大破之 又李光弼傳曰至德二載思明希德率高秀巖牛廷玠將兵十萬攻光弼光弼潛溝營地將沉其軍乃陽約降至期以甲士守陴遣裨校出若送款者思明大悅俄而賊數千沒於塹城上鼓譟突騎出乘之俘斬萬計思明畏敗乃去 又曰初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為我守南城二日乎抱玉曰過期何若曰棄之抱玉許諾即給賊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喜斂兵待期抱玉已繕完即請戰賊忿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夾擊俘獲過當 又高仙芝傳曰仙芝深入吐蕃過坦駒嶺嶺峻絕下四十里前有阿弩越城仙芝恐士卒憚

險不肯下先令人胡服詐為阿弩越城守者迎降云阿弩越赤心歸唐婆夷水藤橋已斫斷矣婆夷即弱水也其水不能勝草芥藤橋者通吐蕃之路也仙芝陽喜士卒乃下又三日阿弩越城迎者果至 又薛萬均傳曰竇建德寇范陽薛萬均教羅藝羸兵阻水以誘之萬均自以精騎匿城左建德師度水邀半渡擊之 又王峻傳曰開元二年吐蕃寇臨洮峻率所部二千與臨洮軍合料奇兵七百易胡服夜襲去賊五里令曰前遇寇士大呼鼓角應之賊驚疑伏在旁自相鬪死者萬計 荔非元禮傳曰李光弼使元禮守羊馬城周摯恃衆直逼

城元禮出戰擊軍小却元禮以敵堅未可以馳還軍示弱怠其意因休柵中良久乃下馬持刀瞋目直前銳士堵而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首 通鑑唐紀曰楊行密以王茂章為潤州行營招討使擊仁義不克使徐溫將兵會之溫易其衣服旗幟皆如茂章兵仁義不知益兵復出戰溫奮擊破之 五代史曰張敬達陳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韉人馬皆不甲胄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萬餘人 又曰趙暉攻鳳翔塹而圍之數以精兵挑戰王景崇不出暉乃令千人潛

之城南一舍偽為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聲言蜀兵至矣須臾塵起景崇以為然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為應暉設伏以待之景崇兵大敗 通鑑宋紀曰鄺瓊擁呂祉北歸劉豫張浚方宴僚佐報忽至滿座失色浚色不變曰此有說第恐嘗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然速全軍以歸嘗得書疑瓊分隸其眾困苦之邊亦賴以少安 又曰宋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胄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

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却至於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金人乘勝追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衆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 弇州史料曰王守仁討汀贛盜先是賊廣設謀布督府左右探聲息飲食必以報守仁或陽就日者卜吉矣已乃更擇吉或既蓍秣發抵道僅舍許返賊稍

稍不為備而守仁潛發副使楊璋兵直前進大敗之兵略纂聞曰太祖使康茂才詐降陳友諒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為曰木橋遣閹者歸書答云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奮擊功成官賞不爾吝茂才以書上上即命李善長日夜易橋以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敝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走得脫擒殺將士數萬 又曰沈希儀為右江參將嘗欲勦一巢而恐洩也乃佯病所部入問病希儀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因

起出獵去賊二里而止營軍中始知其非獵也希儀又每以甚雨淒風之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齋火銃以筒貯火衣毯衣毳帽與草同色潛至賊所夜聲銃者二賊盡驚曰老沈至矣挈妻子裸而蒲伏上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岸石死妻子更相嗟怨黎明下山詢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出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已而陰訶之城中則老沈固安坐城中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為熟獠而柳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數百里無敢訶者矣 又曰雲中上谷間有禦人者充斥於道馬都督芳使健兒馬虎等衷甲佯為婦

人裝載以牛車賊犯而盡執之

軍詐三

原會飲 竄書 史記衛鞅遺魏公子邛書曰往與公子相見會盟樂飲而罷以安秦魏邛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

攻邛敗其軍 太祖與薛遂書多所黜竄如遂改伏甲兵

遂將示馬超超果設伏坑降後漢虞詡為武都守

疑遂與太祖有應 設伏坑降後漢虞詡為武都守

萬餘圍之 太祖有應 設伏坑降後漢虞詡為武都守

數周勇恐而退 設伏坑降後漢虞詡為武都守

十萬 尚謀刑法志雄傑之士因勢坑趙降卒四

增張疑幟 作機橋 唐書王維傳曰李通以精兵

出營道保餘杭遂追擒之 又康承訓傳曰龐勛反承

燒營道保餘杭遂追擒之 又康承訓傳曰龐勛反承

訓屯海州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緇賊

半度緇絕半溺死度者不得戰緇之

武功 欲渡而伏

軍詐

不期而薄

韓信擊魏益為疑兵陳舡欲渡臨晉而伏

薄人于險

左實右偽

擊東備西

為以衣服為人形

無勇也

周亞夫擊吳吳奔壁東南亞夫備西

苟求詐勝

匪念德攻

增曳柴揚塵

伐木列炬

唐書顏杲卿傳

兼御史中丞傅檄河北言王師二十萬人土門遣郭仲

邕領百騎為先鋒馳而南曳柴揚塵望者謂大軍至日

中傳數百里賊張獻誠方圍饒陽棄甲走又黑齒常

與賊遇賊騎三千方探甲常之見其器以二擊至兩井忽

賊皆棄甲去其暮賊大至常之潛使人伐木列炬營中

若烽燧然會風起縛藁為人結草為人又張巡傳

盡巡縛藁為千人餘被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

乃知藁人還得箭數十萬其後復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

慙益兵圍之五代史曰莊宗入魏劉鄩謂晉兵悉從

莊宗赴魏而太原可襲乃結草為人執以旗幟以驢負

之往來城上而晉軍出黃澤關襲太原晉兵望梁壘旂

藏往來不知其閉壘示怯緩師示弱五代史曰王

去也從楊行密梁遣朱友寧攻王師範師範乞兵于行

密遂斬友寧太祖聞友寧死以兵二十萬倍道而至景

仁閉壘示怯同梁兵急致柵而出驢馳疾戰酣退坐

召諸將飲酒為誰曰王茂章太祖登高望見之得青州降人

問天下不足乎也曰梁兵又敗太祖曰使吾得此人為

將州降晉梁遣劉鄩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遣李存審與

李嗣昭救之河中兵少而弱梁人素易之且遣李存審與

而也皆大驚然河騎擊獲其騎兵五十人知晉軍

屯朝邑諸將皆欲速戰存審曰使梁軍心煩我利於速戰

則將夾渭而營斷我餉道以持久困我則我進退不可

不戰動居旬日望氣者言有黑氣狀如鷄不復出存審曰

戰矣乃進軍擊鄩大敗之鄩閉壁不復出存審曰鄩

軍詐

軍詐

兵已敗不如速之乃休士卒遣裨將王建及牧馬于沙
 苑鄆以謂晉軍且懈乃夜遁去存審追擊于渭河又大
 敗之詐為降書詐言救兵祖帖曰朱裕奔于鄆州太
 珍去鄆二十里遣精兵挑之鄆人不夜率其兵叩鄆城
 陰使人召珍開門而內珍軍已入城而垂門發鄆
 人從城上礮石以投之珍軍皆死慶城之內珍僅以身
 免太祖不之責也五代之珍軍皆死慶城之內珍僅以身
 未下留葛從周圍之瑾閉壁不出從周詐言救兵至陽
 避之高吳夜半潛還城下瑾以謂從周已
 去乃出兵收外塚從周掩擊之殺千餘人
 陽言旋師唐書曰李希烈反曹王皋遷江西節度使
 循雁沂江上賊聞以羸師徐柵悉軍行江北與皋直西
 去蔡山三百里皋遣步士悉登柵順流下攻蔡山拔之
 初又與戰突通傳曰劉泌論反通發關中兵擊之次安定
 地通候其無備夜簡精甲襲破之詐為糧車偽

為餉船又裴行儉傳曰行儉討突厥詐為糧車三百乘
 精兵自是糧車無敢取糧車中壯士突出伏兵至殺獲幾
 盡相持初土人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填軍
 患之乃偽為土人裝船伏甲士于中填軍數有叛人乘
 船投之至逆來爭取穀甲士遂擒之又敦軍數有叛人乘
 以鞭鞭之者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津以趨船令船中逆
 使人乘馬畏船馬以招填軍許云投附填便遣兵丁江岸
 來牽馬者猶謂敦之詐並不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
 及亡奔者謂敦之詐並不發盡殺之此後實有餽餉
 制詐為逃亡詐為貢獻通鑑唐紀曰朱全忠患李
 城為諜者騎士馬景請行時全忠遣朱友倫發兵于大
 梁明日將至當出兵逐之景請因此時給駿馬雜眾騎
 而出全忠從之命諸軍皆騎馬出忽躍馬西去許為逃
 伏營中寂如無人景與眾騎皆出忽躍馬西去許為逃
 守營今夕亦去矣請速擊之於是茂貞開門悉眾攻全
 武功部

忠全忠... 其城門... 喪氣... 多從全... 東兵仗... 滑河中... 草... 動先令... 少因鼓... 其眾自... 斬萬計... 千出禦... 會戰使... 詔云東... 契丹兵... 空室中... 十里列... 駭而北... 千于上... 偽若行賞 伴若奔潰

弁州史... 陽可圖... 而前以... 土守仁... 險不易... 上招呼... 度險賊... 無掩襲... 軍詐四 天兵逐北寧多變詐之謀

射觀者... 乃道破... 業萬炬... 夜燃東... 武功... 謂蓋類... 軍詐

永王璘軍亦舉火應之璘疑王師衣羊皮入羊羣

唐紀曰淮南將朱延壽奄至蘄州圍其城大將賈公鐸

方儼不得還伏兵林中命勇士二人衣羊皮入延壽

所掠羊羣潛入城約夜半開門舉火為應復衣皮反命

公鐸如期引兵至城南門中火舉力戰突圍而入延壽

驚曰吾常恐其潰圍而出反偷兵術又曰李德裕奏

潰圍而入如此城安可碎拔偷兵術又曰李德裕奏

迪密陳意見二事其一以為賊中好為偷兵術一兩月又

處兵聚于一處官軍多就迫逐以致失利經一兩月又

偷兵詰他處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城柵慎弗與戰

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

氣官軍遣諜者詢其抽兵樹長木若帆檣曰曹彬遣

之虞乘虛襲之無不捷矣樹長木若帆檣曰曹彬遣

都虞候劉遇都署王明督水陸兵攻江南將焚采

石浮梁曹彬聞之遣王明密令人樹長木于洲渚間若

帆檣之狀令贊望見疑有伏逗撓不敢進明因移檣諸

將持角襲之令贊乘大航建大將旗鼓至皖口明合步

軍劉遇急攻之令贊勢促因縱火拒戰會北風甚火反

及之衆大潰遂擒令贊命陵繫帟馬尾兵略纂聞曰

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蹙矣繫帟馬尾許進巡撫大

同于尾塵翳障三十里號六萬進令馬馳行必擊夜東

火牛羊角又曰都督山雲宣德初鎮廣西廣西峒峒

敵雲一鼓破之賊服不常雲率兵討之賊輕視雲悉力迎

木挂于藤壘石其上官軍至輒斷藤木石交下無敢近

者雲營山下於夜半束火牛羊之角而縱之賊謂官軍

至矣亟斷藤比明木石皆盡官軍鼓譟登山遂破賊壘

夜縱白羊千頭督兵討之賊據山為險播石雨下莫

敢進俾夜縱白羊千頭督兵討之賊據山為險播石雨下莫

從之磔賊矢石比曉進兵大破之

詔唐李贇皇賜石雄詔曰意廣立虛寨多設疑兵蓋

為自防豈暇侵佚且欲偷安歲月以老王師

軍詐疲兵

軍詐五

軍詐五

軍詐五

軍詐五

軍詐五

軍詐五

軍詐五

軍詐五

疲兵一

增三國魏武帝志曰公與袁紹在官渡相拒連月雖比戰斬將然眾少糧盡士卒疲乏公謂運者曰却十五日為汝破紹不復勞汝矣通鑑唐紀曰董昌反錢鏐攻之昌使人覘錢鏐兵有言其彊盛者輒怒斬之言兵疲食盡則賞之又宋紀曰李順分遣楊廣數萬眾寇劍門上官正為劍門都監麾下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百倍力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大敗之斬馘幾盡

疲兵二

原勞師遠襲

老師費財

左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久出為老

困獸猶鬪

創病皆起

傳呼創病皆起

人無尺鐵

民不堪命

兵盡矢窮人無尺鐵宋傷

師勞力竭

師老敵彊

疏勒重圍而井竭

居延苦戰而矢窮

上耿恭下李陵

漢將失道呼疲兵以當千

齊師背城收餘

燼而借一

疲兵三

增疲老

唐書韓收曰大王親督精銳據成臯厲兵按甲

下摩

勇廢為

又陸贄奏議曰機會不及則

失為

弱功部

貞觀貞元

疲兵

三

疲兵四

增詩唐劉長卿疲兵篇曰三軍疲馬力已盡百戰殘軀
功未論陣雲決漭屯塞北羽書紛紛來不息孤城望處
增斷腸折劍看時可沾臆元戎日夕且歌舞不念關山
久辛苦自矜倚劍氣凌雲却笑聞笳淚如雨

無備一

增左傳曰隱公五年衛人以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
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
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於
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又曰文公十六年

楚伐庸七遇皆北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
子遂滅庸 又曰襄公十四年楚子囊師于棠以伐吳
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臯舟
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
穀 又曰昭公五年遠啓疆對楚子曰城濮之役晉無
楚備以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自鄢以來
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
親焉 唐書李靖傳曰時秋潦濤瀨漲惡蕭銑以靖未
能下不設備諸將亦請江平乃進靖曰兵機事以速為
神今士始集銑不及知若乘水傳壘是震霆不及塞耳

武功部

洪範類編卷二十一

無備

三

倉卒召兵無以禦我此必禽也 又薛舉傳曰劉文靜
殷開山觀兵于高墟恃衆不設備薛舉兵掩其後遂大
敗 又李嗣業傳曰高仙芝討勃律署嗣業及中郎將
田珍爲左右陌刀將吐蕃兵十萬屯娑勒城據山瀕水
聯木作郭以扼王師仙芝潛軍夜濟信圖河令曰及午
破賊不者皆死嗣業提步士升山頽石四面以擊賊又
樹大旗先走險諸將從之虜不虞軍至因大潰投崖谷
死者十八鼓而驅至勃律擒其主平之 又楊恭仁傳
曰瓜州刺史賀拔行威叛朝廷未即討恭仁募趨盪倍
道進賊不虞其來遂克二城 又李絳傳曰絳爲山南

西道節度使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
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
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譟而入劫庫兵絳
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陴或言絕城可以免絳不從牙
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 又李勉傳曰勉使其將
唐漢臣與劉德信襲許未至而還次扈澗不設備爲賊
所乘殺傷什五輜械盡亡 通鑑唐紀曰戴可師將兵
三萬渡淮轉戰而前賊盡棄淮南之守可師欲先奪淮
口後救泗州壬申圍都梁城城中賊少拜於城上曰方
與都頭議出降可師爲之退五里賊夜遁明旦惟空城

可師恃勝不設備是日大霧賊將王弘立引兵數萬捷徑奄至縱擊官軍官軍不及成列遂大敗將士觸兵及溺淮死得免者纔數百人亡器械資糧車馬以萬計賊傳可師及監軍將校首於彭城 五代史曰莊宗初聞康延孝言梁必亡喜及聞其大舉也懼曰其將何以禦之延孝曰梁兵雖衆分則無餘臣請待其旣分以鐵騎五千自鄆趨汴出其不意擣其空虛不旬日天下定矣莊宗甚壯其言後董璋等雖不出兵而梁兵悉屬段凝於河上京師無備莊宗卒用延孝策自鄆入汴凡八日而滅梁以功拜鄭州防禦使賜姓曰李 又曰王彥章

攻德勝朱守殷無備遂破南城莊宗罵曰驚才果誤予事 又曰梁太祖遣朱珍以兵趨滑州道遇大雪珍趨兵疾馳一夕至城下遂乘其城義成軍以爲方雪不意梁兵來不爲備遂下之 又曰李罕之召晉兵圍河陽全義告急是時梁軍在魏乃遣丁會及葛從周等將萬人救之會等行至河陰謀曰罕之料吾不敢渡九鼎以吾兵少而來遠且不虞吾之速至也出其不意掩其不備者兵家之勝策也乃渡九鼎直趨河陽戰於沈水罕之大敗河陽圍解 說選曰馬氏荒亂吳命邊鎬將兵伐之盡有湘中之地時鎬雖剋勝然不能安撫民多怨

叛武陵酋豪王達咬牙等十數人舉兵襲之數日而有
八千之衆部衆兼行遇夜奄至城下鼓譟斬門而入時
鎬軍驟勝士卒解甲不復防禦倉卒驚駭計無所出皆
束手就戮鎬單騎遁走 通鑑宋紀曰契丹北院樞密
使蕭惠帥師自河南進以伐夏戰艦糧艘綿亘數百里
既入敵境偵候不遠鎬甲載於車軍士不得乘馬諸將
請備不虞惠曰諒祚必自迎車駕何暇及我無故設備
徒自敝耳契丹主既還惠師尚進未立營柵夏人奄至
惠與麾下不及甲而走追者射之惠幾不得脫士卒死
傷者不可勝計 又曰儂智高反時天下久安廣南州

郡無備智高所向守臣輒棄城走遂陷橫貴藤梧康端
龔潯等八州 又曰儂智高陷昭州仁宗乃除孫沔湖
南江西安撫使沔請發騎兵求武庫精甲梁適折沔曰
毋張皇沔曰前日惟無備故至此今乃欲示鎮靜耶夫
實備不至而貌爲鎮靜危亡之道也乃與兵七百人
說略曰宋太祖與唐將皇甫暉戰敗因訪趙學究問計
學究曰關下有徑路人無行者乃山之背也可直抵城
下方阻西澗水大張之時彼必謂我旣敗無敢躡其後
誠能由山背小路率兵浮西澗水至城下斬關而入彼
方戰勝而驕解甲休衆必不爲備太祖即下令誓師夜

出小路行三軍跨馬浮西澗以迫城暉果不為備奪門
以入暉率親兵巷戰三縱而三擒之或謂周師大兵且
至城中大亂自相蹂踐遂下滁州 八編類纂曰楊義
臣討張金稱義臣引兵據永濟渠為營去金稱營四十
里深溝高壘不與戰金稱日引兵至義臣勒兵擐甲約
與之戰既而不出如是月餘金稱以為怯屢逼其營詈
辱之義臣乃謂曰汝明且來我當必戰金稱易之不復
設備義臣簡精騎一千夜自館陶濟河伺金稱離營即
入擊其輜重金稱引還義臣從後擊之金稱大敗 弁
州史料曰藍玉率兵襲脫古思帖木兒戒諸軍皆穴地

而爨毋使見煙火距其營八十里遂直前薄之敵方整
衆北行不虞我軍至大驚其太尉蠻子輕來逆破而僂
之衆遂潰皆請降 兵略纂聞曰王瓊在本兵時湖州
孝豐縣湯麻九反浙江巡按御史解冕奏聞瓊呼賈本
人至兵部大言數之曰湯麻九不過一毛賊只消本處
差數十火夫縛之欲朝廷發兵殊傷國體一時皆以為
失策賊偵知此語恣意劫掠不設備先是戶部為查處
錢糧差都御史許延光在浙江瓊即請密敕延光討之
且授以方略延光命副使彭姓者潛提民兵數千餘出
其不意乘夜而往賊方相聚酣飲兵至即擒斬無一人

得脫者

無備二

原狎敵

罷屯

穀梁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

時請罷屯

罷屯

漢書韓安國屯屯月餘匈奴大至言匈奴遠即上言田作

死恃陋

易小

申公巫臣謂管子曰城已惡矣臣曰

勇夫重開

况國乎

明年楚伐宮克三都無備也夫恃陋而

不備罪之

夫者

決辰之間楚克三都無備也夫恃陋而

邪戰公甲

邦不設

備文仲曰國無小羅易晉傳左

楚莫可易

也

楚莫可易也楚莫可易也楚莫可易也

必小羅

而

不設備羅人莫敢之莫敢之莫敢之

卜偃曰

號必亡

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

益其疾也

必易晉

而不設備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

戎于桑

增恃吳

易秦左傳曰成公十七年舒庸人

田也

增恃吳

易秦左傳曰成公十七年舒庸人

伐焦園

遂恃吳

而不設備楚公孫臧而弗設備壬午

武濟自輔

氏與鮑

交伐晉師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原習孝經

納斥候

涼州刺史宋泉惠多寇欲多寫孝

為漢陽長

史諫曰

崔杼弒君慶父篡位齊魯非無文

責不備

不可恃

不可恃不可恃不可恃不可恃不可恃

增掩不備

擊不意

唐書侯君集傳曰李靖討吐谷

師已至

而賊不

走險天贊我也若以精兵掩不備彼不

我約費深

入及其

眾于庫山大戰破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

士約費深

入及其

眾于庫山大戰破之實難靖然其計簡銳

法敏議夫

留計將

士咸欲還仁軌曰今天子欲減高麗

先誅百濟

留兵鎮

守制其心腹雖孽豎跳梁士力未完

宜厲兵乘

無備擊

不意百下全戰勝

之日開張

形勢騰

檄濟師聲援接寧亡矣

武功

無備

無備

武功

無備

無備

武功

無備

無備

武功

無備

無備

武功

無備

無備

取黃澤

唐書徐申傳曰申進嶺南節度使劉闢反表請發卒五千循馬援故道

不備詔可

贊皇一品集曰任晚李丕與臣狀兩道魏城路則易城而被賊掘坑壘至深恐進兵不得古人云戰不

勝也

又曰昭公五年覆之敗諸將鉏樂懼敗諸為陳宋恃

舍于夫

渠不徹鄭人覆之敗諸將鉏樂懼敗諸為陳宋恃

不設備

叔弓敗諸公五年覆之敗諸將鉏樂懼敗諸為陳宋恃

以為軍

羊祐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不結

營部

不擊刁斗而軍陣立成李廣行無部伍有警急

就善水草屯舍人

忘戰必危忘守則危曰國雖

自便不擊刁斗自衛

忘戰必危忘守則危曰國雖

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

無備官辦不戒視

色傳曰猶拾審也

何恃不恐過求何害無之實難

過求 何害 雖曰薄威 且乖重閉 增延壽開門 知温

披闕 唐書朱延壽傳昭宗在鳳翔詔延壽開門以披全

設備而不救逼也 又崔知温傳知温遷蘭州刺史党

項羌三萬入寇州兵寡眾懼莫知所出披闕不設備羌

軍權善才兵破其眾 鄆人恃雨 彥澤逆風 曰梁晉

軍中皆欲止不進行周曰此天贊我也鄆人恃雨不備

吾來宜出其不意即夜馳涉濟入其城鄆人方覺遂取

奮擊其銳諸將皆曰張彥澤與契丹戰天大風契丹揚塵

將皆去偏將藥元福獨留謂彥澤曰今車中饑渴已甚

若待風回吾屬為彥澤即拔無力戰契丹奔此二十餘里

追至衛州其不意彥澤即拔無力戰契丹奔此二十餘里

敗之契丹去 不設壁壘 不設斥候 唐書王世充

偃師北山新破敵有輕世充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

百騎蔽山伏因秣馬蓐食遲明薄之密陣未成伏兵止

武功 月益頁

無備

北原乘高馳下壓其營縱焚廬落密衆大潰通鑑唐紀曰康承訓至邕州蠻寇益熾詔發許滑青汴兗鄆宣潤八道兵以援之承訓不設斥候南詔帥羣蠻近六萬寇邕州將入境承訓乃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以獠爲導給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兵八千人皆沒惟天平軍後一日至得免

無備三

增乘虛擣心脅

唐書張道源傳曰道源守趙州爲竇建德所執會建德寇河

南間遣人詣朝請乘虛擣賊心脅即詔諸直擣其牙又契必何力傳曰將率兵應接俄而賊平直擣其牙又契必何力傳曰突淪川何力欲襲之薛萬均懲前敗以爲不可何力曰賊無城郭逐薦草美水以爲生不乘其不虞正恐鳥驚魚駭後無以窺其巢穴乃闕精視其陣無法指觀嗤騎千餘直擣其牙斬首數千級視其陣無法指觀嗤笑又哥舒翰傳曰賊將崔乾祐爲陣十五五或却或曰擒賊乃會食及戰乾祐旗少偃如欲避下料天下者王師懈不爲備伏忽起薄戰王師大潰

安危事

又崔植傳曰植與杜元穎不知兵謂蕃鎮日平

不知兵所從來

五代史曰天祐二年羅紹威將誅

祖乃遣馬嗣勳以長直千人爲綵輿入魏致兵器于輿中聲言助葬嗣勳館銅臺夜與魏新鄉鎮兵攻石柱門入迎紹威家屬衛之乃益取魏甲兵攻牙軍牙軍不

知兵所從來莫能爲備殺其八千餘人遲明皆盡乘人未備者莫若急攻又曰明宗行幸汴州至滎陽朱

見若緩之使得爲計則城堅而難近故乘人之未備者莫若急攻臣請騎兵五百馳至城下以神速駭之乃以騎兵五百自暮疾馳至汴望見天子乘輿乃開門而延光先入猶巷戰殺傷甚南朝可謂無人編類纂曰金宗

無備

三

日舟人望見敵舟請為備鄭家問去此幾何舟人曰以水路測之且三百里風迅行即至矣鄭家不曉海路舟楫不之信有頃敵果至見我軍無備即以火砲擲之鄭家顧見左右舟中皆火發度不得脫赴水死

無備四

增詔唐李贇皇一品集賜王宰詔曰意韓信襲歷下之軍李靖翦陰山之虜皆因敵心懈弛故得機計不遺又賜仲武詔曰宜選精兵掩其無備使呂嘉懷貳而授首孟獲雖縱而必擒特立奇勲永光千古

淵鑑類函卷二百二十一

